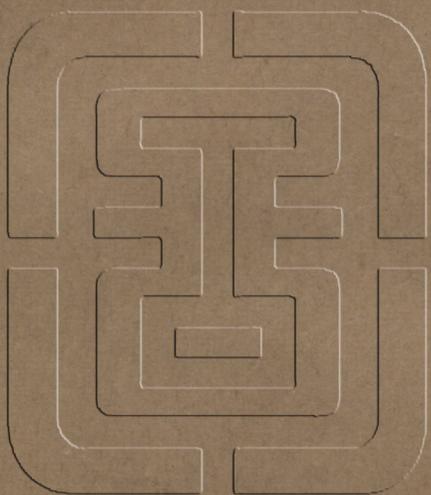




12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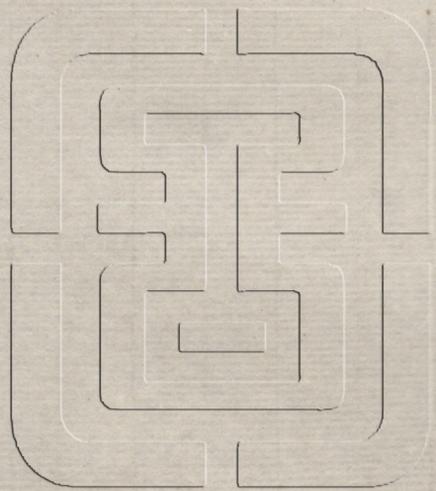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七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二十六

督府奏陳

辭免除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督視

京湖軍馬奏狀 十一月三日

臣今月陸日恭準 御筆特降中使宣押赴院治事  
者臣欲被寵靈浪深覆懼伏念臣猥由寒遠早玷清  
華茲之投裔之餘忝以守藩之寄既云忝冒忽誤招  
延翰苑容臺經帷史觀已自慚於累印人亦訝於條  
冰無一可稱負六宜去雖冒再三之童瀆未殫萬一  
之愚秉敢意殊知特頒親擢俾與議樞庭之未復假  
名祕殿之隆錫天寵於師中董戎昭於江上雖仰窺

睿斷浸潤之譖不行然俯揆庸才軍旅之事未學矧  
是危難而受任加之兄弟之孔懷事會搶攘益未知  
其終極心神貿亂恐難責以驅馳使冒昧而直前必  
顛隳之未免伏望 皇帝陛下收回成命改畀真賢  
念臣今日之辭難猶勝異時之諛事於止而知止既  
屢貢於丹衷有能有不能願曲垂於 皇鑒所有恩  
命未敢祇受

再辭免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督視

京湖軍馬表

退守祠庭本求安於踈拙進陪宥府乃受任於艱危  
所云得遷以榮為懼伏念臣狷而寡與愚不適時既

謬長於六聯又叨榮於三組由用臣之太驟致公論  
之不容蚤夜思惟莫若奉身而退風雷鼓動敢期錫  
命之加重念臣蒙恩忝備於列卿居位又幾於數月  
竭其補報固嘗累牘之奏陳見諸施行曾冀三言之  
聽用矧又迭遣於君又遣令董視於師戎以言語侍  
從之臣親近猶難於感悟若錢穀甲兵之間號呼益  
遠於聽聞縱自今勉拘其請求恐在外終成於扞格  
居然冒受悔亦奚追伏望 皇帝陛下毋拘反汗之  
嫌俯察由衷之懷宥其方命畀以真祠既明且哲以  
保其身敢作全生之計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庶幾愚  
分之安

三辭免僉樞督視奏劄

臣比以家國之憂熏心俯揆短才仰窺時意乞奉  
祠者三辭恩命者再半月于茲闔門待命而陛下  
屢頒不允之詔且臨遣詔使趣令視事又申頒荅  
誨斷絕來章嚴命所臨何敢瀆陳然而臣子之於君  
父寧其有犯毋欺毋隱蓋今日先事而言不過千方  
命之譖取辭難之譏其罪止於一身其或聞於知幾  
昧於料事勇往冒進或有脫誤禍及國家臣雖身  
蹈艱危無益於事臣竄靖七年居蜀二載權臣之壞  
亂天下不及救也陛下之親攬萬機不及與也改  
元半載始叨命召親政二年獲忝近臣則內患外禍

已潰裂四出矣然猶諫不行言不聽一旦四方有敗  
臣不及知忽被風雷之令拔臣於再三忱請屢卻弗  
已之餘授臣以三四大臣却立不顧之地臣感激兩  
朝知遇猶不敢固辭復自惟念今聞命已數日若繩  
以御筆趣發之期則來日正當上道今且以至微  
者言之府史胥徒無一可使文書行移率自為之雖  
欲從密院差撥法不知其人數日間欲遣人至外郡  
與欲辟之官屬先定去就尚無一人可遣蓋不惟人  
情觀望辭避不前亦由疎遠之人驟登朝列既未獲  
乎上則安能以見信於人是瑣瑣者猶如此况其大  
者臣十年之間殆與世絕仕於中外者率不相識所

辟之官以其資淺望輕不肯樂就所御之將士皆是  
烏合又必以其非素拊循動多扞格古之有天下者  
儲才以擬緩急之用今儲者不用用者不儲使無政  
塗一日之素而遽責之以上流一面之寄事勢已迫  
道路已梗襄安隨棗之間寇戎被野異時江陵有城  
池可守有戎器可恃有三海可以限隔臣頃過其境  
無一可用德安之城陳規所築百年間賊不能攻今  
既為叛兵所乘則鄂之距賊不過數程之近或又應  
城道梗則襄鄂不復相通夫以朝廷疎棄之人而  
驟當江漢艱危之衝縱臣不能度德量力冒昧而前  
其如宗社生靈何臣不欲盡言者蓋辭難避事猶是

一說脫又咎臣以怨望議臣以畏怯則臣益不能以  
自明是用盡瀝肺腸控告君父欲乞 皇帝陛下察  
臣之愚非出具文速為收回執政恩命檢照累牘賜  
臣骸骨俾歸田里仍於見任宰執中別加遴選庶資  
平日講明之素舉辟僚吏緞紳將士奔走吏卒無不  
如意不勝宗社生靈之幸

辭免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奏狀

臣今月十一日進省劄備奉 聖旨差臣兼同提舉  
編修經武要略者臣猥以謝材遽叨隆眷陞華書殿  
與議樞庭既視數於政涂復董師於江澗被榮過甚  
揣分蔑如况又申頒綸詔之丁寧參掌玉鈐之會粹

方此究心於獎率疇能效職於編摩冒昧居之僥踰甚矣欲望 皇帝陛下察其非具文之請念其非經武之才特返誤恩毋拘近比所有成命未敢祇受

辭免督視軍馬乞以參贊軍事從丞相行奏

劄 十一月二十四日

臣生長西南至愚極陋 陛下不忍終棄拔之遠屏之餘付之藩翰實之周行以親政招延之士言之臣最為未至而躡居衆後之右果以超踰過分請有煩言臣累疏求歸未蒙俞允 陛下憂顧上流俾臣以宥府視師自漢魏以來督府之任乃將相之雄權其後始有督視之名猶以執政之次者為之未有拔

自從臣驟當事任者蓋以蓋護諸將得專閫外之事其任至重而不輕也今臣乃以歷代所無之故事一旦自權尚書為之令下之日人謂創見臣自三疏回祠之後控辭新命又至再三 陛下申遣詔使促臣隨班奏事面諭丁寧臣竊念主憂臣辱義不得辭踰踏受命退而差辟官吏條列事自調遣將士凡所以為速發之計者靡微不周不惟臣子體 國之至情亦所以避讒遠謗庶幾無間可入也然而所辟之官始擬某某皆不屑就以至某某諸人亦無一肯就者今僅餘二三人如某某相與隨宜行事而元僚無人議幕機幹以下尚多闕員至於統帥偏裨之任亦豈

容緩而用一人焉則曰殿司人之所忌也謀一將焉則曰帥臣之所不樂也此皆託辭以避事臣尚慮留令太父亟儲民居以爲幕府而力驅刑劫僅得密院數吏奉行文書餘皆散漫不合頗費收拾臣嘗燕居深念父而不得其說或有過甚言曰爾何暗之甚也師之坤曰在師中直承夫寵也九七以一陽居五陰此爲專屬閫外之象故必有天寵以假借之然後事權可一苟不得乎上則人難信之故無人乎宣王之側則不能用吉甫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是故有呂夷簡而後范仲淹得以宣威陝服有趙鼎而後張浚得以督師諸路今爾獨荷陛下之知

而素無左右之助爾立朝數月所請之事無一施行受命半月朝夕改無所稟承則自之一遠君門誰實主之臣靡之使去曰安得斯言之陋也幸遭遇明主得效尺寸於戎行敢有它詞或又曰爾知所以來乎陛下親政之始中外臣民封章奏疏咸欲召臣德秀臣等翁而宰執一詞以爲不可陛下以二臣終不可忘也排羣議而用之陛下之聖明孰不傾軀盡德秀既至宰臣終不肯與之共政其後雖隆以虛名而不及於用今爾也幸而無疾又幸知幾之早而求去之勇也宰執無以中之則出風雷之令使之不及掩耳夫漢高帝召拜韓信付以軍旅之事而蕭

何謂其如召小兒故齋戒設壇而後敢遣今並命二人而一人不及前知雖假之恩寵以耀臺聽實壓之事任以杜免章故度越典常一日而再命是乃託此以逐爾也而爾不之覺乎臣曰此出於聖斷而宰執焉得與聞或又曰縱出於陛下之獨斷而不能無可疑者爾嘗責人失尚存謂如故臣專忌之類而宰執不爲之改也爾嘗責呂不可恃謂其軍和好之等而宰執不爲之動也以至重江陵復舊屯守故疆等事言之數矣而誰實是之今不幸言而中秋變作於外人情搖於內荆襄一面上而金房均光下而隨康安信事勢日熾然後急而求爾異時師行日三十

里今以三千里之遠若使速行可五十里加以途應酬軍務亦兩月餘而後至至則春半矣爾必有逗留之罪異時督府非千萬緡不行今楮輕物貴之時而所給實數僅三百萬則不及異時百五十萬之用金僅得異時十之一銀僅及異時四之一只以湖廣總所供億之數言之約有二十萬人若人給十千則二百萬緡矣楮之則又四百萬緡矣而制領將佐在外今支給之數僅供一槁而必途與住府之費不與焉爾必有乏興之罪異時督府應諸路之調遣如葉義問遣虞允文趣李顯忠交軍允文齎金銀楮幣告牒以行故得以便宜糾合將士乘機勦敵今爾有餘

力可以給遣行之官吏乎異時張浚董師川陝使趙  
開措置財用一歲之財可計者糧一百六十餘萬石  
而對糴居其半錢三千餘萬緡而鹽酒稅亦半之蓋  
是時藏之民者猶有餘力也今爾之爲錢糧官者數  
百萬緡一犒而盡當此公私亦立之時所餘用度將  
於何取之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今宰  
執不得沮爾於去歲而壞爾於今日也昔顏真卿之  
出使舉朝爲之失色韓愈之言諭穆宗爲之悔惜至  
近世富弼之出疆亦以執政不悅因事罪之耳今國  
人皆知爾之不得乎上無應於內故不爾從而尚可  
行乎臣思之累日方悟其說然猶不欲以仰瀆天

聽每朝奏事面承 聖訓猶不敢固辭今以人情落  
落作之不應招之不來孑然孤蹤塊守陋屋而憂屬  
重其內程期迫於外深念日之事君寧其觸犯以取  
忤不可欺隱而苟從臣伏見數日以來左相慨然請  
行而右相亦欲身任其事蓋茲事當用親信又任之  
宰相不當用疏遠驟進之書生而况二相服在大寮  
多歷年所凡今專閫之臣下逮將士皆其親所識拔  
翰旋運掉如身使臂氣勢屬屬靡不如意豈可與一  
旦驟升無所援助者同日而語 陛下若從其請則  
事體增重人心益奮或不欲強其行則其次又有樞  
府二臣翺翔要近之日久究諸國事閱習人才亦豈

不可與茲選而必欲委其事於臣使其冥行而不知  
退則不惟使宰相蒙擠排士類之譏亦使臣受不自  
揆度之謗也臣又見侍御史李鳴復謂臣失之太輕  
將有不審之失有乖誤之憂又謂既有制帥矣以督  
視為局面既新舊弊如故矣以督視為其言極為諄  
切是雖出於忿激之私其實知臣之病莫過於此論  
督府之不當建莫切於此臣既不為時論所容今又  
被命半月舉辟而不見從申請而不即應益得以資  
讒譏者之口溼溼數日必遭口誣或幸而得出都門  
則決無呂趙諸臣之應乎內陛下雖欲保全而亦  
不能矣進退遲速皆是獲度獲度不足恤也寧不誤

國事乎夫古之受任者上下文字表裏相應然後威  
稜氣焰有以號召奔走何事之不可為今焉以一人  
之深知而宰執公卿以下無一主之臣固知任重力  
微有孤隆委然猶勉自鞭策冀效微勞以報上恩  
而未出都門人情物議已紛紛如此况又有攻者之  
曰臣太輕不審曰矣以督視為斯言流播固不待督  
府有所設施內而統部外而夷狄盜賊皆已知督府  
之不足恃縱臣不自揆度其為無益而有害也明矣  
欲望 皇帝陛下矜臣孤遠之蹤多忤寡與淺輕之  
才動輒得謗速為檢會累牘早從罷免遵照紹興隆  
興典故別選宰臣以當其任如以臣為避事則臣乞

仍守舊官以參贊軍事從行伏乞 睿旨即賜處分  
臣惟是方命之譴謹已闔門席藁恭俟嚴誅

貼黃

臣恰又見信陽軍今月二十四日申狀德安叛賊  
已引虜騎到城下德安距鄂州不數日可到而督  
府至鄂乃在七十日後深恐遠水不救近火是徒  
以督府之虛名有措招捕之實務臣旬日前已給  
榜劄付王晏孟珙開諭叛兵常進等誘以賞格曉  
以禍福又作趙范書併劄何元壽使之隨宜措置  
昨又劄黃伯固令權參贊軍事以督府議事廳一  
面行事措置守禦皆從軍通發行約七日可到庶

幾可以及時濟事今臣尚留闕下縱使 朝廷速  
辦指日可行亦是來年二月方到決是無益於事  
臣既闔門待命今已一面截日住行書押密院督  
府文字聽候罷免旨揮欲乞 睿旨宣諭別議施行

又貼黃

臣竊惟 陛下假臣恩寵以重事任今臣既辭事  
任則一時所假之恩寵合行收寢竊見 先帝時  
曹彥約除寶謨閣待制四川制置使彥約辭行改  
知福州彥約以辭制置而受待制於義不安於是  
改集英殿修撰知潭州蓋人臣辭受之義固當如  
此而 朝廷一予一奪亦不可以不明臣今既已

控辭視師之役所有執政恩數難以冒受已一面  
將元被受省劄繳納尚書省伏乞 睿旨速賜收  
回施行臣又照得今來未受告命則猶侍從之臣  
更不敢做執政例至門外待命見留寓舍聽候回  
降伏乞 睿照

先事奏陳三事 十一月二十五日

臣誤蒙推擇董師上游威命所臨進退維谷雖王事  
有嚴義不敢辭然有當先事奏陳者謹具下項

一照對自中都而趨荆鄂約二千七百八十里窮  
日之力行五十里約兩月可至輜重遲緩又  
須兩月以上若舟行則三閱月亦未可知蓋

陸行則日程有限行役勞苦兼有雨雪之淹  
舟行則溯流而前步步牽挽兼有風濤之患  
今晝夜趣辦約須月初方可啓行勢非二月  
初不至若每州犒軍充會非一日不辦又破  
十日萬一事勢驟急心雖欲馳身不可到則  
旁觀者必有濡緩避事之譏當此之時枉受  
譴責更合取白 聖裁

一今聞德安叛卒牽引北寇散在安陸以至黃陂  
臣雖先已給長榜發公劄下都統王旻俾之  
開諭又設賞格速其歸降猶未見回報今猖  
獗未已萬一道梗不可進前若所至逗遛必

謨國事若以烏合之卒數百人當不測之寇  
臣雖不敢愛身必至損威辱國或前或却不  
得不豫以聞奏更合取自 聖裁

一臣今所管係是荆襄地分於江淮地分非所干  
與而舟行道過京口金陵池陽九江黃州彼  
能非荆襄所隸而守將必遣兵出迎臣止是  
量其出接之人斟酌支犒其在寨者不該支  
犒若在處同所管地分闔營厚犒添此一項  
則用度愈廣更乞 睿旨令 朝廷於今來  
五百萬緡外添貼支降

再辭執政恩數乞以參贊軍事從丞相行奏劄

十一月二十七日

臣昨具乞骸之奏未蒙俞允仍賜緘還加以召入禁  
廷申頒誨教 天顏和說 聖訓丁寧臣感激恩私  
深深戰懼重念臣自辭不獲命固欲捐軀報國凡所  
區畫夜以繼日細大畢舉惟是廟堂志意之不孚臺  
諫議論之可畏兵財調度之不應求諸事宜無一而  
可故賔僚退怯無一肯從僕使冒昧而前必是誤國  
敗事是以空歷愚衷具陳前牘所冀 陛下俯回淵  
聽改命大臣庶幾事權益尊體統歸一臣蓋為社稷  
謀非為一身計也而天高聽遠未亮血誠重念臣夙  
以蠶愚自開舊竇屢連廷大臣今傷弓之餘寧不知

創然而言出諸口者駟馬不及追事決於心者萬牛  
莫能挽目前日狂瞽之言既出則自今忿疾者必益  
衆雖欲勿去勢所不容若陛下未加誅戮委曲處  
分猶使之強顏朝列則是臣辭避事任貪戀誤恩舍  
危即安辭難就易不惟公論之所不可陛下亦安  
用此頑頓無恥之人也况臣粗知事君之義於此多  
故之時豈不欲見危致命補報萬分實以如前所陳  
抵牾牽掣咫尺天威猶難感悟一辭軒陛誰其念之  
或陛下必欲責臣俾效命于顏行則臣乞以從官  
參贊軍事斷不敢辭所有先來執政恩數禮物等已  
具申尚書省繳回併乞睿旨速賜收寢

三辭乞以從官參贊軍事從丞相行奏劄十月二日  
臣輒犯天誅存有陳述比於三乞祠三控免之後又  
嘗兩具奏篇未蒙允俞進退維谷臣之前牘大約以  
上下不孚中外無應深恐抵牾牽掣事功不成今再  
三惟念猶有未盡陳者敢極言之夫事必有終始勢  
必有緩急知所先後然後可以因變制宜伏自陛下  
下躬攬萬機圖任舊人今兩丞相實居百僚之右不  
惟十數年間政事之本末人物之才否皆其所閱歷  
而滅蔡之役朝陵之使三京之出師王檝之入貢議  
論錯出又皆二相實主其事遠方賤臣不及與議但  
見皇華采薇之遣交馳於道路范滂之責任方重蒿

之之召命已頒謂之和則有戰矣謂之戰則有和矣  
竊意廟謨深遠必有弭變之良圖也而報聘之使未  
返上流之憂已急歸附之衆方倚爲爪牙而叛服靡  
常屢生於肘腋凡此利害實關安危雖以朝士之身  
履目擊者猶不及究知本末况臣來自下土僅數月  
耳奚從而盡知故於兩相之請行所以力贊 睿斷  
而自請爲僚佐者非有它也譬之弈棋規模布置未  
及終局弱形已見急使一人終之終之者固不敢辭  
而規模則前人之規模也冒昧繼之則前者立脫其  
責後者興受其敗今之規模則二相之規模也若以一  
相主乎內一相行乎外則表裏相應血脉流通事權

益專財力益厚不猶愈於孤遠驟外之臣舉辟而不  
盡從申請而不即應者乎此論既定則臣以從官參  
贊軍事有不如言臣請伏避事之誅 陛下若不早  
決此議日復一日萬有一赤白囊矣至則累年秉政  
造事之臣得以移過於一旦受任而未行者矣雖身  
膏斧鉞無益治亂也如 陛下尚守前日訓諭欲用  
隆興故事令在朝置局則臣亦何顏以居其位惟有  
累疏固請闔閤俟遣不得其求不已也疊犯雷霆之  
威下情惶懼隕越之至

乞檢會累積收面執政恩例奏劄 十一月一日

臣自蒙隆委屢控免章未賜允俞愚衷增惕重念臣

始焉揆義不敢辭難既而深思則知有甚難者臣前  
所陳蓋有未盡今所謂甚難者兵財是也中興以來  
所開督府供億調度歲有常經效之故實張浚之督  
師川陝歲支可計者糧一百六十餘萬石三千餘  
萬緡葉義問之督江淮也啓行所帶者銀二十萬兩  
金一萬兩見錢九百萬緡臣昨條具所乞帶行以一  
千萬緡爲請 朝廷止許撥五百萬緡繼而實有三百  
百萬緡尋行會計京湖見管兵數約不足以供一犒  
之費而况楮輕物貴三百萬緡僅有昔日五十萬緡  
之用乎近者沿江制置陳韓差兵二千隨楊福興往  
鄂州人犒二千五百制置將依自三百千以下有差

而生券又不與焉以制司所犒二千人之數已近六  
萬緡則督府犒軍豈容有減於制司然則臣之所帶  
錢物決不足以充一犒之用蓋非空言也大抵 朝  
廷所科降之數不過爲數月計萬一鞭虜未即盡退  
或內寇尚遣天誅於斯時也內有督府官吏將士經  
常之費外有應接扈禦激賞之需而當此積賸物貴  
又非紹興隆興之比每歲必費數千萬緡而未有已  
時 朝廷府庫今已窘束臣欲於五百萬緡之外更  
有增請今所聞帑藏已無可出則此三百萬者尚不  
足以供目前脫久不結局不知何以繼之又恐臣一  
出之後 國家用度何所仰給臣所以日夜徊徨罪

爲身計實爲國家深長思也若夫甲兵之事則又有甚難言者今虜自金房而下於光化之境絕漢而南若自興山可以擣秭歸自房可以趨峽之遠安自銀池峪可以通荆門若隨襄木固則安鄧竟陵荆門之間皆爲虜區若信陽有警則光山麻城黃陂之間皆爲叛卒之藪當此之時所在鎮戍各守其地豈可移東援西其勢必有告急之書乞師於督府乞給於督府以至糧糗器械皆有求於督府與之則無從而出拒之則難於坐視且如督府之行今欲差毀司或者難之將取之鎮江乃聞左丞相云鎮江已不肯抽那將求之建康然建康新調二千人往援江陵其勢

必不容再有抽摘江池以往又安得有寬剩之兵可那蓋不惟到司之後難於運糧而沿途次舍元未有一兵可以爲衛萬一寇盜睚知督府之單弱事有出於意料之外寧不損威辱國此臣所以日夜徊徨欲行復却蓋非爲身計實爲國家深長思也欲望陛下密諭大臣使之參臣所陳反覆研究俟真見得目前可以行後來可以久則然後定爲一說若臣前來控辭恩命敢望睿斷仍爲檢會累牘速賜收回施行冒干宸嚴不勝隕越俟命之至

貼黃

臣竊謂樞臣督師事大體重故人衆而費夥今

陛下若憚於友汗則臣乞用先朝舊例以尚書  
為宣諭使則行督師之實而無督師之名事體既  
輕結局亦易伏乞 睿照

又貼黃

自初開府支犒諸軍外又有下項

調援兵

支江淮諸軍之出師者

非京湖北分  
者出師

犒暴露將士

如諸處守禦  
可解者

勞諸處勦賊之卒

如遇卒有傷  
者亦須犒之

給新招軍錢物衣甲軍器

賑流民

恤殘破州郡

招潰叛 造軍器 用間探

凡此又在五百萬緡之外伏乞 睿照

辭免兼領督視江淮軍馬奏狀

十二月三日

臣伏准省劄備奉 御筆督視江淮軍馬職事今臣

兼領者臣聞敵軍不可以載重器弱步不可以勝豐

扛巨藐然書生未開軍旅之事誤蒙眷簡屬以上

流之寄臣自量才力之不足內外之不應凡六具控

辭未拜允俞方懷戰惕茲又申啟 宸翰兼界江淮

任重力微罔知收濟凡此七路東西綿亘數千餘里

而以有限之知力應無窮之事會脫有緩急愈重顧

憂欲望 皇帝陛下速收成渙改昇時賢使臣專心  
致志從事上游以仰副責任之意豈惟孤蹤之幸實  
宗社幸甚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二十六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二十七附二十八卷  
督府奏陳

奏兩府所辟官屬截日供職 十二月三日

臣於初二日夜半伏進省劄恭奉 御筆令臣督視  
江淮軍馬臣雖具尋免竊慮待報有妨治事除已  
面具申 朝廷抽那江淮元壁官屬及江淮督府人  
吏及已行過文移案牘等抵日未見發到及催殿前  
司差撥制領將佐軍兵及合用旌旗衣甲等其臨安  
府與兩浙轉運司所合應副事件並未見整齊又聞  
江淮官屬有辭行者亦已一面不候 朝廷回報從  
行府徑自嚴限催督赴期起發外欲望 聖慈特降

睿旨應兩府所辟官屬內見任人截日住行本職日  
赴行府議事聽供職或有託疾辭行者乞自朝廷  
重作施行其餘殿前司臨安府轉運司等處併自  
朝廷嚴限催督庶幾不致有妨行色以誤國事

奏隨宜區處十事 十二月九日

臣自被命以來雖聞議論不一然合行事件竊恐有  
失機會已一面隨宜區處今畧以有關事體者謹條  
具下項

一作私書與趙范同公文榜劄等前去付王晏孟  
珙招安常進尚全等并劄江陵府差官撫諭  
一劄何元壽令一面措置扞禦劄黃伯固充參贊

軍事二面以督府議事廳對街行事策應上流  
一給榜付四川制置司及江陵府又散印榜二百  
道於七路州郡勸諭大家豪民結集民保  
護上流以官資厚賞

一劄李虎王鑑楊福興趙勝劉虎照元行星夜提  
兵應援荆襄

一劄楊義充督府帳前都統制就令任責鄂州江面  
一遣屬官萬一薦同官觀人秦良謀前去盪溲處  
商議遣人至郭勝處仍帶錢銀前去

一劄沿江州郡聚集漁舟以助水軍防托

一劄會沿江州郡自鎮江而上直至荆鄂凡幾處

隘口兵若干船若干制領將佐是誰任責令具夾密帳狀申以憑點視

一差官先期起發賫會子於所經過州兌換見錢庶幾舟到不留滯

一聞常進擒獲已一面從游囑向大監元壽如發到鄂州且與存全以爲招徠之地見一面分付萬一薦等陸續前去招諭

一其餘隨軍區處事件更不一詳具伏乞睿照奏別擇日朝辭

十二月九日

臣六日嘗具奏欲以十一日朝辭十二日出關昨蒙玉音面諭退又謀之二相則知十二日未可行臣除

已遵依 聖訓欲別行擇日朝辭起發謹具奏聞更合取自 聖裁

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

京湖軍馬謝表

備數禁涂方祈閭廩熙班宥符遽界上游循牆莫託其控辭負乘終慙於禾穡恩深責重才短心寒臣歷觀今古理亂之間孰無夷狄盜賊之事然而撤桑於未雨者常治寢薪於厝火者必危實存乎人難委諸數頃者三京之兆輿豈不復言若夫數路之寇邊傳之已久儻此際得人而獎率俾並邊渴日以經綸亦須氣勢之稍強何至藩籬之盡壞乃漏舟飄忽之頃

易置榜人而敗局支離之餘驟更奕手帑藏不敷於  
調度軍屯極費於分張只論經常已云竭矣使其歷  
父奚以繼之矧如臣者賦分數竒謀身百拙遭際  
兩朝之眷遇僥覩三紀之踐揚方當安危存亡之秋  
固知進退去就之義雖多掣肘寧敢辭難趨事赴功  
既自鞭於庸懦出車遣戍亦具見於條陳將十乘之  
啓行乃君手言之交至若何受任惟有乞歸豈期明  
主之保全猶備公朝之任使既來旬於荆楚復盡護  
於江淮人皆笑其甚愚已未知其收留此蓋恭遇  
皇帝陛下受天明命濟世中興憤小虜之狡猖命大  
師而變伐拔臣於見大夫之外授臣以視執政之恩

致使孤蹤驟當重寄臣敢不忠以衛上奮不顧身罪  
當誅兮天王聖明雖不憂於眾毀侯誰在矣張仲孝  
友更有賴於邇言

奏乞宣諭大臣趣辦行期 十二月十一日

臣自被命督師今既踰月體承憂顧不敢固辭然而  
人情玩於苟安收之甚難而散之甚易臣始聞師命  
碎置幕屬猶有從者繼準 御筆別議行期則人情  
觀望旋即渙散臣恐一旦又被趣行之命則必倉卒  
誤事故自朝至具九先期施行之事皆不遺餘力既  
嘗條具奏知矣忽又聞兼領江淮之命臣於是中嚴  
約束收拾官吏庶幾指日可行而數日以來有司調

度倍覺艱澀臣不敢見之奏篇尋行訪問乃是惑於  
傳聞不一之言未肯支發如臣之不敢避事固見之  
累牘無用贅陳然而目前所甚憂者遲遲不行則諸  
閭藉口以逃責諸軍張頤以望犒諸郡舉首以俟接  
此皆必然之理又其次則監司州縣恐有不識事體  
者以督府經過旁緣科擾或拘籍人船或稽留夫運  
則動是旬月寧無此咎更稍滯緩必有飢寒顛踣之  
慮殿步司所差制領將佐各已到行府供職屢請先  
期整頓人馬支俵居行錢物亦無辭以應之凡此皆  
當汲汲區處不可復緩者臣前一日雖又蒙 玉音  
面諭退又請于二相皆謂少緩行期其在臣子豈不

仰體國力寧敢再三趣迫以取方命之譴實以行期  
不決則進退無據中外皇皇欲望 聖慈宣諭大臣  
如廟論一定初無更易即乞速下有司照畫一申請  
事理嚴限兩日盡數應辦庶可即日起發毋使進退  
周章以貽物議危迫之情惟 陛下速賜果斷于冒  
天威下情無任惶懼俯伏俟 命之至

貼黃奏科撥錢物

臣照得 朝廷輟遣近臣督師于外豈不欲其勿  
受命反出師然既速而復徐之既分而後合焉朝  
令夕改甲可乙否中外皇惑不曉所謂臣竊思之  
只緣當來應辦兩督府除金銀告牒等外各許繕

錢五百萬京湖一司今恐僅得三百萬江淮一司  
全未科撥契勘江淮官軍民兵約二十五萬京湖  
稱是若只以犒軍一事言之今所費之錢一犒即  
盡此外如給官吏招新軍遣援卒處流移受降附  
發開探收濟叛造器械募舟師防江面等又不在  
此數皆立時支遣不容貫貸者掣肘如此臣安得  
不一言臣雖至愚豈不仰體國力契勘到左帑除  
已交百十六萬外見在稽券盡以零會湊之或可  
得五百萬而江淮一府終未有可以那移或謂淮  
鹽每歲六十五萬袋內撥借十萬袋臣自行區處  
津載變充亦可以對折今來支降或又謂豈無諸

司寄搭錢諸郡交頭錢之類可以便宜取撥然只  
以江東一路言之自允換會子後未與出豁已是  
虛掛文曆恐至前途有誤拍準今來只候 朝廷  
覈分既定先將左帑零會湊五百萬外更增一二  
百萬金錢等物縱不及兩府元請之數若姑可以  
備初到之費則臣且一面起發沿途便宜措置徐  
俟諸司諸州有可那移者接續應用猶是一說更  
自 陛下裁度如以為可行即乞速賜覈分

貼黃奏江陵從督府乞兵

臣得江陵尤焯十一月二十九日書云在城守禦  
適臣行府榜割招捕叛寇郵置到後旁綠聲勢與

將士喝轉三官資韃虜聞之上馬東去疑大兵之  
將至以此見得外間所望於督府者甚厚支得公  
狀欲從督府乞兵二萬人此等事正費區處併具  
奏知伏乞 睿照

奏乞增支督府錢物

臣數犯天威游坤愚隙照得京湖元撥官會五百萬  
貫今既兼督江淮更合用五百萬貫共計壹仟萬貫  
然不敢盡如元數支請若得七百萬貫臣亦且前去  
今庫中附以零會僅可得五百萬貫其間軟爛糖心  
前途决不可用尚費揀擇若筭計初到支犒如人支  
十七千已當四百五十萬貫而制領將佐在外或過

來制司支犒之例稍多則又當向上增支其數不止  
此所餘者僅五十萬貫耳又金二千兩約計官會十  
六萬銀十五萬兩約計官會一百五萬貫凡此三項  
通計一百七十一萬貫度牒贖袋雖在橐中卒難交  
易而目前如激犒出戰士卒賞賜戰勝士卒經理殘  
破州郡如戰退之後江陵三海八置德安城合別造守具之類 存卹陣亡

重傷之家贍給隨行官吏招收新軍調遣援卒區處  
流移招納降附發遣開謀懷來潰叛置造器械召募  
舟師皆必不可闕之費此豈一百七十一萬貫所能  
辦者事理曉然臣累日嘗以奏陳雖蒙允可而有司  
元未見趣辦應副臣今陛辭近在來日期程甚迫而

期會不應費用多端而錢數欠少伏望 睿旨照臣  
累請於五百萬之外更賜增支若使錢不應手使臣  
滯留關外以俟應辦數足而後可行別人益得以規  
我之虛實其於事體關係匪輕臣不勝顛天請命  
之至

貼黃奏淮西總領所等處乞錢糧等事

臣今來未起發間已據淮西總領所乞錢二百萬  
米五十萬石淮西制司申乞將歸附一年借補人  
董堅等換授真命江陵府申乞調精銳二萬人策  
應江州申江西團結等軍在本州扞禦乞明賜科  
撥錢糧未行而所請日至恐一出之後求者紛然

定費區畫當是時叫閤不聞實關利害伏乞 睿照

陛辭奏定國論別人才回天怒圖民怨十二月十四日

臣以書生起家未閑軍旅之事適丁多故驟當事任

度時量方負荷惟難竊自惟念 先帝拔臣於疎遠

之餘 陛下起臣於廢棄之久受恩深厚圖報無所

是用祇承師命敢有他辭而旬浹之間歛被 宸翰

別議行期臣進退彷徨是用再辭上還恩數豈謂

皇明委照未肯終棄而臣亦念主憂臣辱義不得終

辭則拜疏請行刻日就道而廟謨靡定復緩行期夫

趙充國自金城請事戊申奏聞甲寅報可數千里之

置郵而奏報於七日之近高崇文奉詔討蜀外漏受

命辰已出師五千人之器械而畢陳於一時之頃今  
服在邇僚受命踰月而一行一却乃若久而未定所  
幸臣規模布置初不敢以議論可否為之作輟見之  
施行粗有端緒今 陛下力排羣議仍聽臣行幸得  
豫戒不愆于期今臣義所當為不敢不勉雖然事有  
本末治有內外臣之所任於外者末也 陛下之所  
運於內者本也且國論所當定也甲和而乙戰朝是  
而暮非彼或以馬燧之盟而行渾瑊之劫我又以鄜  
生之辯而濟韓信之師則彼是相尋而在內之本搖  
矣臣於此時縱知其不可信然動則沮壞和好不動  
則興受其敗牽制抵牾將何所稟承乎人才所當別

也用一君子而間之以小人進一忠良而參之以莠  
佞患失者引類以自助怙權者託公以濟私日徃月  
來智藏殫在則在內之本撥矣臣於此時建一謀焉  
將恐讒間媚忌以危其身請一事焉又恐拘攣文法  
而掣其肘動輒齟齬將何以展布乎夫在內者既不  
可憑藉如此則臣雖欲集思廣益致命盡分以報  
陛下之恩決知其難矣臣願 陛下堅疑國論而無  
和戰之錯陳甄別人才而無邪正之並用持之以堅  
斷之以果毋為人言所休嗜欲所移則臣秉鉞於外  
庶乎有恃無恐抑臣區區所陳關係固重然猶涉於  
事物若本之則有在矣臣愚更望 陛下恐懼修省

以回天怒恭儉篤實以圖民怨蓋天之怒非由况所謂數祝板一爐香所可禳除也民之怨非息夫躬所謂遣一大將軍行邊兵較武備可以厭應也陛下不是之思而謂遣一樞臣足以上回天心下慰民志自今朝廷之上遂委其責無復惻憐憐憫之意以行乎其間則內外本末未相貫通而陛下之事去矣臣雖鞠躬盡力亦將奚爲此臣所以勤勤懇懇爲陛下告爲社稷總長慮非爲一身孤危憂也惟陛下審思之方行之臣違遠清光不勝瞻天戀聖激切屏營之至

奏乞降便宜詔書

臣誤蒙聖恩驟陞有府專征闡外假以便宜黜陟之典非臣所克負荷辭不獲命冒昧祗承重念四郊多壘全仗皇威遐暢震竦羣聽伏見張浚曩以樞臣出使高皇帝親御翰墨賜以詔書趙鼎繼之接以爲請臣愚欲望陛下仰遵烈祖英武之規俯察微臣責任之重發揮溫詔付臣宣布所部庶幾軍民知聖天子不泄邇志遠感激用命殄寇安邊曷在師中吉承天寵也惟冀睿慈曲垂賜可臣不勝激切之至

賜便宜詔書謝表

臣伏以圖上方略敢專闡外之權詔許便宜爰重

中之令終綸播告旗纛精明竊惟機會之來間不容髮人臣之義知無不爲况推轂臨遣之榮任賜鉞專征之責故不從中覆李牧所以破胡惟洪子同裴度所以擒蔡允稱重寄可授非才而臣曾蔑寸長遽膺專屬軍務固難於踰度敵情未易以測知若非因變而制宜將恐違緩而誤事不圖 睿照特假 皇靈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英武濟時聰明察物四郊多勗土政當事會之殷一札十行特借威權之重春溫絕塞風動列營臣敢不竭乃心誠忠其職分兵以付卿吾不中御仰蒙特異之知賊未授首臣無還期敢效糜捐之報

奏將帥漕餽送添犒諸軍 十六日

臣昨自陛辭出關伏蒙 聖慈特許宰執飲餞以光其行備仍假寵微臣之意不任感激但二府所餽及臨安府漕按例遣贖共四千餘貫緣臣條具內不欲受以涂餽遺今來重拂致贖之意又念隨行軍將冬寒暴露即將上件錢添犒諸軍去訖自後應有餽送並不收受如有故舊至再三不可卻者即准此施行合具奏知伏乞 睿照

奏抵平江府 二十二日

臣二十日抵嘉興已嘗具人馬平安狀奏聞二十一日起離風日熙和人情權悅將士所過秋毫無犯市

井田里皆薊花夾道以候官軍已於二十二日午未  
間抵平江府休息人馬翌日進發合具奏知伏乞  
睿照

奏德安叛卒姦詐及備鞬聲東擊西

十二月二十六日

臣行至常州復有奏陳自於本月二十日得孟珙申  
狀說十一月十一日鞬賊於灌子灘蓮子洪踏淺渡  
漢江至二十三日重兵方突襄陽西門趙范掩殺鞬  
賊江溪屍首皆滿又於二十四日在無錫縣見尤焄  
與其弟家信大抵與珙之說略同兼云德安之賊聞  
淮西兵到欲空城而遁又據孟珙所申探事人於十  
二月八日親見尚全在德安府為鞬人所執縛鞬人

皆有遁意叛兵亦皆悔附鞬賊自始聞之謂可仰寬  
顧憂深為喜躍同日得建康節制司等處備興國軍  
探事人所申十二月十六日尚全賊黨在黃州管下  
劫寨相去兩日而諸處報狀差舛如此不知孰為可  
信日又契勘自十一月二十三日至今三十餘日趙  
范既大破虜賊則道路必通不應全無捷奏况近來  
或傳已獲僞盜或謂已獲常進或謂已殺盡德安城  
中賊兵然此數項皆是人所樂聞並不曾陸續申到  
竊疑或有姦詐多端誤我此不可以不察抑且又有  
過慮者鞬自侵犯以來變計百出多是避實擊虛前  
來併力在蜀則荆襄未警及蜀道少緩則襄陽隨棗

荆門古郢江陵諸郡相繼被兵今來若果是德安賊  
騎焚掠而去又恐是虜賊知我調遣人馬應援荆襄  
今兩淮人馬不多則未必不併力來闕淮東且除已  
劄下京湖審訂虛實務劄淮東西制臣申嚴警備以  
伐賊謀外謹馳驛奏聞欲乞陛下申飭大目未可使  
以黃州廬州諸處傳聞爲喜更切行下諸路制司嚴  
督諸將益加隄備免被賊虜聲東擊西出我不意且  
不勝拳拳取進止

榜諭沿邊將帥軍民勦賊推賞

十二月十六日

當使恭奉 聖旨督視江淮京湖軍馬獎勵諸軍奉  
行天討今已統率精銳水陸並進宣暢皇威指期掃

蕩并先次調遣諸路軍馬步帥王鑑及湖北副總管  
楊福興前去策應上流其所在帥守將佐必能奮發  
忠義同心戮力內嚴捍禦外務勦除外照得督府見  
有御前降到節度承宣觀察防禦團練使左武右武  
大夫以下告勅及金錢錢帛等專待立功之人凡有  
登埤出戰將士當次第定功便宜行賞內去豪民兵  
有能建立奇功白身人亦宜當一體優補官資有官  
人不次超轉昭示大信斷毋食言

榜諭北軍

十二月二十六日

恭惟我宋德澤深厚際天所覆莫匪王民不奉中原  
淪於金賊百有餘年遂使衣冠禮義之區以隔王化

項自金賊滅亡方幸邊黎再覩天日又不幸戎狄蠢  
起羣盜相挺致使生靈存遭塗炭其為酷虐返甚於  
殘金我主上一視同仁惻然興念有能赤心歸順便  
加撫恤待以吾民或使管軍或使守城稍著忠勞必  
加旌賞以至贍給撫存靡不周盡獨有一種不識事  
體之人每見自比來歸者輒稱此人自分彼我不思  
南北雖異其實同是祖宗遺民疑間一形人多猜阻  
遂使叛服去來容身無所當使今來面奉聖訓督視  
全師布昭大信九英雄毫傑宜及時奮勵為我國家  
建功立業高爵厚祿傳子及孫其或執心不堅已歸  
本朝又無固志使南北兩地皆指為反覆之人信行

既虧自取禍敗况戎賊專以財物為重其視屠戮又  
類有同草芥爾雖一時私忿輕附戎虜然既附之後  
決是須索無厭一旦不遂所求首被誅戮則曷若盡  
忠本朝永為中國臣子共沐寬仁忠厚之澤比之前  
日寄命湯火利害灼然其有已受官資見當任使者  
乃宜純一乃心勿萌疑慮推誠協力報答國家忠孝  
之節始終不渝自然神天鑒佑長保富貴若能棄  
閒伺便結集豪傑執縛賊酋勦蕩羣寇當使即遵照  
便宜指揮第功行賞由奏朝廷願將當使一家百口  
保明汝等之心庶自今以往彼此相安永無疑貳儻  
更執迷不悛身既危亡家亦不保各仰速入思慮毋

貶後悔

畫一榜諭將士十二月二十七日

照會當使面奉聖旨督規江淮京湖軍馬開府去初  
今與將士開誠布公共圖協濟上報國恩合開具  
下項

一北年以來軍伍之間紀律稍廢將士上下不務  
輯睦每舉一事輒生怨尤士既不和何以取  
勝勛會軍士以恭順為主士卒當聽命于部  
隊將其部隊將當聽命于正副將其正副將  
當聽命于統領統制其統領統制又當聽命  
大將大將却當恭事朝廷非但語言顏色要

當恭順直須中心誠懇上下協力共濟國事  
九有一毫私忿宿怨各相弃捐自然人人同  
心以攻則克以守則固大功大名由此而立  
況是其間或有不逞之人變亂是非以惑衆  
聽致令兵將不和互相猜忌事屬不便今出  
榜曉諭如有自此鬪亂間謀之人即當體究  
重作施行

一勛會軍民一體軍兵戰成雖甚勞苦然大軍糧  
食盡係百姓供輸若耕桑失時軍須不繼便  
致狼狽所宜互相愛惜毋得恃強凌弱恃衆  
欺寡互相爭鬪激出事端如違邦有常刑

一 大軍家糧及行軍券食錢米多是勘請曹司循習舊弊妄有除剋或收留券旁百端遷延以致軍士怨嗟並仰諸軍收領覺察申舉如有犯者照軍法施行

一 契勘近年以來立功將士雖曾經軍將戎司次第保明申奏行賞多被承受人侵用糜費不與整會因此省部久無施行是致虛占因命不受實惠及於私下積累債負以至貧乏當使今後將立功士卒定爲賞格其有擒獲大酋及以次頭目人九有闕當陣利害者或生擒或斬首由上行府自節察防團以下牙牌

誥命立與書填訖聞奏金銀錢帛在外其次如當陣殺退虜人獲到首級器械等並而隨功大小書填官資行府見有誥命綾紙文帖即遵照御筆便宜指揮施行庶免省部吏人旁緣乞取遷延歲月竟成文具惟是不許妄殺平人詐作首級如覺察得知亦不輕恕

一 軍前將士如遇追勦虜兵及討捕叛寇其所獲金銀財物使聽本人收留使用官司更不抽取仍照立功大小別有賞犒

一 其有歿於王事者便當錄用子孫請給如舊如或子孫幼弱未能受命者先給公據俟長大

日換授付身

奏與趙葵私覲禮物

十二月二十九日

臣行至鎮江趙葵過江相見臣爲具一飯并約吳淵同席翌日葵犒督府軍士萬貫官屬將佐各有差臣以事體該衆不欲卻之已即等第支俵外又與臣送鞍馬三副角弓四矢二百束刀四鐵甲兜鍪一臣止卻其鞍馬二以其遠來之意其美餘悉收受是竊惟一行官吏將士所受上項餽遺無非仰拜陛下之賜矯首闕庭同感激臣即以三千貫回犒揚州吏卒又以私帑雜色五十四匹虎帳錦段等物報之合具奏聞伏乞睿照

奏至鎮江犒軍

十二月二十九日

臣自離都門以至鎮江始疑巖除將士不循紀律臣以信賞必罰令之所過州縣秋毫無犯田里市井間競出飲食隨軍貿易會連日晴色人情熙然惟臨安帥漕司有局兵不循紀律先後行者黥配一二人自此軍律尤更整肅至鎮江宣布德音大犒將士莫不歸戴聖朝無卹之恩老穉有至感泣惟是諸處申到軍數有民兵一項見與官軍方同戰戍合一體支犒若增此一項則未有以給之正費區處續具奏聞伏乞睿照

奏至建康犒軍不敢以捷報緩行色

臣自元日發京口初四日晚至建康初五日就寺觀  
禱散天基聖節道場陪預建康府錫燕至初六日初  
七兩日布宣德意並依准東體例大犒諸軍仍就此  
發錢付淮西總領所支給西路戰戍將士初八日本  
可進發緣陳韓蔡範等載酒過行府稟議邊事且再  
三辭之乃接立宗開督府日葉適商雍卿亦曾有此  
體例目遂勉從其請因與之講論今歲防秋規摹自  
此遂陸行至采石點眎防江備禦因取道太平州前  
去江池雖沿路所得探報稱淮西境內已無賊騎而  
德安叛兵並已北去江陵事勢亦似稍寬然終是未  
得襄陽的報此為可慮目不敢以數得捷報稍緩行

色已專人前路審採續具奏聞伏乞睿照

奏併力援襄及令參謀官吳潛留幕府

正月十一日

臣起離建康之前一日嘗以所歷期程聞奏十一日  
行至太平州采石鎮謹再有條具下項

一臣自聞孟珙報襄陽之捷雖幸其有此然終以不  
得趙范的報及諸司諸郡皆無嗣音為疑固嘗略  
具奏聞今得何元壽書以為珙所報初無之蓋有  
衡州綱卒劉寶自襄陽城中逃出具言其事至十  
二月三日以前皆其所目擊使其有之則劉寶固  
見之矣目自疑此報累次行下諸司毋得輕信及  
割別之傑作督府議事廳文移催督李虎王鑑諸

將前去襄陽策應近又劄趙勝楊福興劉虎等以  
江陵事勢少寬合併力援襄陽前後督促非不嚴  
切今得李虎回申雖已遵稟但猶以蘄水橋斷回  
蘄州住程以待修橋又以江北無夫無糧無船無  
橋取道鄂州以至漢陽未免迂回而王鑑直以淮  
西賊退爲詞駐兵六安更不前進臣除以明諭賞  
罰嚴切詰責外謹具奏知伏乞睿照

一臣在建康日陳韓欲以參贊軍事從臣至松江協  
助經理頗有孜孜體國之心然臣以陪都留鑰事  
任非輕不敢輒從其請至采石吳潛謁臣則知已  
被受參謀之命潛雖領郡而行府尚缺元僚兼照

得目前江面偶幸平安臣欲選官暫攝太平州事  
挈潛與俱若自此江淮清晏則潛遂可少留幕府  
如淮甸未寧即令速回本州措置防江庶幾上不  
失朝廷委付之實意下亦不失督府求助之初心  
合具奏知伏乞睿旨更賜處分

貼黃

臣已具條奏續得別之傑公狀以臣行府遵照便  
宜指揮權令節制諸頭項軍馬數內淮西強勇軍  
王福副都統所部三千人一面改撥令援襄陽就  
於郢州駐劄以便糧草并日下催李虎王鑑兩頭  
項兵會合採援襄陽不許逗留務在勦逐襄陽境

內賊兵因以蔽遮江陵所行切中事機今錄白元  
狀在前併乞睿照

奏和不可信常為寇至之備

正月十一日

臣今月二日得淮西制置尤焞書聞虜酋已斃賊勢  
漸退臣雖未敢深信且幸其有此急具奏聞以寬顧  
憂今十三日得焞公狀私書則又聞韃騎再犯隨信  
亦有哨馬復至黃陂管下舊關一帶抄掠而息州又  
有哨馬再來近城吳潛示日以孟珙所報則偽太子  
雖不會見然僭盜尚在臣竊慮賊以淮西兵勢單弱  
乘機馳突于光黃舒蘄之間委係利害已即劄下淮  
西制置司并諸將嚴作隄備外緣臣先得知池州王

伯大及知蘄州徐棗由狀皆備黃州幹事人孫俊魏  
信等探報則謂知隨州張龜壽於十二月八日將金  
瓶一隻金盤一十隻銀盤一百隻銷金鞍一十副銀  
鞍二副疋帛茶貨八駄信掩二十四隻令統制張子  
良伴送韃使安通事劉通事押前項物色從隨州西  
門鄉北之別其僭盜處求和竊詳韃賊姦計雖非一端  
然前後遣人至彼其詞大抵謂講和者自講和廝殺  
者自廝殺又常言王檄出來遲我國不信和觀其語  
意固亦自謂和不可信近者尤焞得孟珙書亦言常  
進自襄陽回遇虜之在隨者遂合兵欲攻隨蓋因信  
陽孟璟知隨州張龜壽與虜講和夫使和而可恃則

隨信不復被兵矣今此兩郡乃正當寇來之衝孟珙亦素主和好者今虜退復還趨黃之意甚切臣疑虜意必謂此數州既來講和則無緣嚴備再為擣虛之謀故今之所憂乃正在講和三郡前來朝廷趨那江上軍兵應接荆襄今臣又慮前不及援荆襄之急而後已中隨信之寇况叛賊郭勝等素知虛實為賊鄉導萬一徑自淮西衝突江面則江之上下必致震動且孟璟張龜壽之意本欲以款賊不知賊反以和誤我既和復攻既去復來其為所誤固已曉然此在朝廷所當深察臣始者雖嘗數詆和議然或者謂黨哥以稍紓目前姑為一二年休養之計今乃和戰並行

臣知決無此理既離太平州後得此警報即劄諸路將帥日下速去相度事勢隨處應援如李虎託故遲行則速今趨援襄陽王鑑多端避事亦已累劄令自隨信以往向西前去伺寇所在勦逐直至襄陽為地頭蓋斷然以和議為不可信故齊厲將士常如寇至不敢恃黃隨信陽一時之私見自為懈弛然尚恐中外不相照應致有抵牾今併錄旨行府劄子繳進庶知前後施行粗中事幾臣今已一面前去江地聞審度緩急申飭諸將合具奏知更乞睿旨施行

奏虜犯隨信光黃等處事宜

正月十二日

臣比至采石蕪湖又嘗恭修奏牘伏計已塵乙覽自

自離國門幸遇天日熙和出陸後日行六十里雖以  
殿司罷輒之卒亦能跋涉山川履危如平今已善達  
池州初謂殘難叛軍及此春暖水生漸向北去既乃  
日聞營報事勢益迫隨州見被攻圍未知存亡信陽  
光州境內賊馬往來已久虜掠人畜焚蕩屋廬毀傷  
薪木赤地千里今再至黃陂巴河以來驅呵習水之  
民結筏攘舟爲渡江計且竊窺賊意先則空蜀口次  
則孤荆襄使此上流要害之地彫殘零落不可復出  
則又時通和好之使以款隨黃諸郡今遂自隨信光  
舒蘄黃一帶謀搆江面若虜可濟江則何往不至不  
然則且向淮東江北肆其抄掠時暫北去使吾竟內

盡空國貧民寡則秋冬大舉深入勢必難支且言及  
此憂心如焚且嘗有陳于 陛下謂今日事勢當論  
存亡更不論安危且至江上尤信前言未爲過慮且  
愚竊願 陛下勿易動於小捷勿誤喜於浮言由命  
大且汲汲然常爲寇至之備衆建實才同心協慮凡  
私意小知側言旁啓以相傾軋之事一切屏除朝思  
夕惟以與百萬生靈締旦夕之命且不勝引領東望  
祈哀俟讓之至詩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孝友之且  
其心純實不貳故孝者必忠於君父友者必信乎同  
列夫使秉心不純日夜以相傾相軋爲事則朝廷之  
上亂本已見而受任於外者將何以自立更乞 陛

下以是加申徹焉此匪惟受任者之幸實宗社存亡所關也臣不勝卷卷取進止

奏措置江陵府三海八櫃

照得江陵府一面阻江餘三面皆是平陸無險可恃是以虜騎自平地衝突略無阻隔直抵城下開禧前劉閣學甲訪尋三海八櫃舊規未及施功改除以去吳待制獵繼之遂竟其役蓋自晉以來陸抗嘗築大堰於江陵之北以禦叛寇後來高氏有國引沮漳之水注為三海歷年雖深基址猶在吳待制築金鑿湖通濟保安四櫃以達于上海而注之中海拱辰長林築出棗林四櫃以達于下海分高沙東澗之流由

寸金隄展南紀楚望諸門東匯于沙市為南海又於赤湖城西南過走馬墩斗陂之水西北真李公櫃水勢四合高可注而下卑可限戎馬深可容舟淺不可揭隄上有路路端有隘而穴隄以相灌注其後虜騎東至竟陵北窺荆門而不敢睨江陵者以此嘉定中年金虜再寇襄而人情不搖尚恃此以為固自制置司增置老田以資軍食海變為田又有留司僉聽受賂聽豪民占奪制撫司不以為意遂至今來虜寇直由田間深入其害至攻城屠市焚室掠財死者枕藉今幸而援兵四集事勢漸紓然虜情叵測當為今秋再來之防復三海八櫃使浸漬沮洳虜人雖有武騎

千羣寸不得進然後可施備禦之力今朝廷科撥八  
十萬京會十萬湖會下江陵府於虜騎既退之後施  
經畫葺理之方督府實撥京會十萬貫總領又助京  
會二十七萬有奇米在外皆是當先用於三海八櫃  
次及其他費用欲割下江陵府越今來農功未興虜  
騎既退於朝廷督府總所所撥到錢內指支一項錢  
會專一差清強官分定界至視舊規摹畫以復海櫃  
之舊須管分役軍民於二月以前開浚舊基修復寨  
柵取四月以前興復備辦毋為遷延以緩其成兼又  
照得制置司初廢三海為田之後不惟官耕以為田  
又有從民戶所請佃之以為田初佃之時租數少而

田畝多人情競於得田於是厚賂在官者既佃之後  
田畝多歲租少人情又競於得田於是復以賂在官  
者今官民戶遂占護此田以為已有既是興復三海  
或官民戶稱耕墾歲久土本已多或稱農務將興懼  
於失業或稱甲轉於乙田段交加或稱諸軍并禦當  
為休息設為多說求緩一年冀圖延遲占吝永為已  
業似此等詞訟官司並不必問只視開禧疆界凡隸  
三海八櫃之內悉滄為海且廢海以失險而年年不  
免寇至之防屋廬之不保家產之不守此身逃遁奔  
避不暇孰若捐此田以為海而有室家保聚之安失  
田之民被役之兵並須通曉此意况今逃歸之民未

暇求業朝營營作未知所向又孰若因官司興復此  
海以賴口食之給亦無異於古人荒政以興役聚民  
也此事用工頗大務在敏速健決其所分畫必精擇  
清強官惟不可付之貪吏受賄徇私退縮舊界併  
本府備令來劄命出榜曉示先具已施行事宜具申  
白後每十日一具次第二役申謹錄奏聞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二十七附二十八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二十九

督府奏陳

奏外寇未靜二相不咸曠天工而違時幾三  
臣數犯天威再有控陳臣乃者陛辭之日嘗累告  
陛下以一遠君門誰實應之又因宰執餞送關外亦  
親以居中援助宰執且謂事關宗社朝奏則暮可無  
以過慮為也臣仰體國家之急不待辦集皇駟就道  
既而所請錢物洎係屬兵官皆不能盡如初意臣之  
處此進退維谷乃至近日劾奏官吏亦未聞處分臣  
謂此等直易耳猶且奏報遼緩矧又有難於此者  
乎竊意廟堂之上必以廬黃諸處探報賊酋多斃淮

西諸郡賊兵盡退往往君臣之間動色相慶遂謂無復可憂其實酋未斃賊未退而荆襄淮西之事方棘也其在江陵者自枝江宜都竟上伐竹木毀室廡斧斤之聲日聞直欲為渡江計其在襄陽者坏城郭治器械鼓角之聲夜聞直欲為度夏計其在襄之東淮之西者以和好誤隨直欲繹光掖信徽斬蹂舒擣黃今已赤地千里往往行十日無炊煙臣以殿司千卒偃偃乎舒斬之南窮日之力奔馳六十里未明即行或憑車而閱警報一夜就寢或推枕而行文移猶慮其不及事也故於上流則趣何元壽別之傑下流則趣黃伯固亟以制司督府之令督厲諸將臣雖在道

事亦無闕今李虎王福可抵襄陽萬文勝亦至安郢而上荆門枝江江面淺狹已趣尤煥分兵以往又發鼎澧義勇以助之于俊李允政祝和達併力西淮屢有克捷而賊勢方張脫小不利則舒斬危矣只得那王忠以援斬雖明知九江空虛却候督府至彼別圖調遣以實之惟有王鑑遲回不前進不及援荆襄退不能援光黃方此累劄督遣比又徙金陵得一將曰李大亨令往招信取鐵橋敢勇一千人徑從便道直趨龍舒舒蓋又安積饒之地賊所欲得也尚恨將卑師少未有以大慰舒人之心亦以私書公文屬陳韓為助大抵目前所當為之事臣雖粗竭心力終以內

外扞格兵寡財殫而又奏請稽遲無以聳動人心作  
新士氣此爲未愜人意耳抑又有坐視而無策者江  
北淮西之民爲虜所殺者固已銜冤無訴而避寇南  
渡者今所在成市臣固嘗面奏此輩強壯者聚爲盜  
賊當有以招之老弱者轉乎溝壑當有以賑之今諸  
處已各申來而浮光信陽漢東荆門尤爲迫切若臣  
行其所言則招而爲軍者多至數萬少亦數千錢糧  
寨柵器甲衣襖便當有以授之其隨宜賑給者委官  
抄劄計口支給亦當有以處之然督府所費幾何一  
開其端胡以爲繼隨州輕信和義竭帑藏之力以事  
虜虜情無厭旣去復來反遭重圍今城中無以竊士權

宜造關子以濟用度而求償於督府必欲得京交七  
十萬緡銀三萬兩金一萬兩臣不惟見管無幾不容  
盡應亦恐其迷誤未已虛費金幣而黃州亦狃於此  
說擁馬司江司雄關雄邊之軍以自守四郊之外虜  
騎縱橫而不敢問其意亦與隨同臣方詰之凡此等  
危急之證姑舉一二則知中外異意受任實難廟堂  
睹此事勢所宜孜孜汲汲愛日惜陰將救焚拯溺之  
不翅也乃聞近日以來宰執多不入堂亦意兩相之  
不咸不過如去歲夏秋以來旁啓密陳以相沮壞耳  
而數日間所聞益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一日萬幾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又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

夫事幾之來間不容穰一官之或曠一時之不救則  
天工之治否天命之去留係焉臣不知今所不感者  
何事朝臣之中孰左孰右第見外間危亂之證百出  
而朝廷之上方以可憂可怖之官職而爲可喜可慕  
之富貴不服以國事爲意是宜請事于外者屢屢乎  
其難也夫京師諸夏之本矧茲具瞻之地華夷身裔  
咸屬耳目焉而每朝奏事不過率執一人或二人率是  
不情之辭不切之事其爲曠天工而違時幾也多矣臣  
今服在遠外豈應與聞廟議然恭備邇臣事關一體  
譬之木焉本根先撥則枝葉從之若使內不治則臣  
雖恪共師命以鞠躬盡力于外亦將奚爲臣竊妄意

陛下於是非曲直之辨必已曉然于聖心若蔽自聖  
志察朋比之習杜讒慝之萌豁開大公衆建賢輔以  
彊本朝此今日當務之急者如謂外寇未靜人才難  
得姑平廉藺平勃之怨則亦宜力懲偏聽之弊自今  
公事公言進而明目張膽以陳之論奏退而同心協  
慮以見之施行毋面從而背違也毋陽予而陰奪也  
庭辯衆史朝慮夕圖皇皇然如危亂之無日則天下  
事尚有可爲詩曰舍爾介狄維予胥忘此言幽王之  
時狄難之不顧而忘媿之是尚也惟陛下力鑒而  
深念焉取進止

奏乞將樊文彬高世英優加贈卹 二月三日

臣聞捐軀徇國固臣子之常分崇德報功乃國家之大經臣猥以非才奉將師命願激昂士氣奮動人心無他道焉惟賞罰信必而已契勘去年九月內虜寇大入京西知棗陽軍契文彬以葭爾孤城適當賊衝守具不全旋行製造賊於城外列砲數十座文彬亦於城內立砲五十餘座以拒之賊抵民屋遠城立柵塹濠以阻援兵文彬夜遣人劫之賊攻城之技無不盡用文彬躬率士卒晝夜苦戰至十月二十八九間賊添生兵急攻西北隅文彬迎敵五十餘陣又積薪草於城垣關處投火焚之以禦賊之來而日暮風返烈焰入城延燒官舍賊乘軍民恟恟自西北隅以入

火及軍治力不能支自縊而死賊披城之初襄陽已自受圍烽燧不應蠟書不通外援已絕獨以數千疲卒抗拒月餘勢窮力盡猶不肯汚於賊手近有錄到趙范蠟書者謂文彬守城死節無愧張許此而不問何以勸忠又契勘武郎京西路分總制隨州軍馬高世英自叛寇初遣提兵入德安經理荒殘臣嘗奏辟就乞差權知本府及虜再犯隨州世英復領兵救援突圍入城矢石交下重傷而死今諸將中往往有身當事任逗撓不進者而世英奮不顧身慷慨蹈義蓋文彬之次者欲望 聖慈下有司將文彬贈官立廟錄用子孫仍厚恤其家併將高世英優加贈卹庶

足以為伏節死義者之勸

奏襄陽被圍日久乞降詔勉諭制臣

三

臣竊見荆襄蜀口居國上游勝負之間安危所系頃者韃虜分道入寇首犯漢沔四川制置使趙彥呐提兵仙人原控扼險要牽制虜勢蜀賴以全陛下嘗降詔獎諭人心胥奮虜尋退道惟是荆襄自去冬被寇幾三閱月而襄陽之圍賊勢張甚制置使趙范率先士卒躬冒矢石屢戰屢捷虜為奪氣今雖游魂近郊未底然其數月之間竭心盡瘁若不少賜優拂無以激昂士心欲望聖慈特出御筆付學士院降詔勉諭候虜騎盡退令以將士姓名來上績與第功行賞凡此

必已久關 聖慮臣以職分所系冒昧奏陳仰禔海岳下情皇懼俟謹之至

貼黃

臣聞糾正官邪固是臺諫職分但勢有緩急事有輕重如乘邊之守臨陣之將苟無大惡宜務優容擊一人未足戢姦曠一職或能悞事況其間方倚之聞外之事如陳韓趙范趙彥呐補趙葵各當一面者皆嘗為臺官所論此用之他人猶難輕發矧當重任嘗議尤不可易蓋御衆之道全在威名兼有知耻之人不肯受辱辱之則不可用用之則不可辱既辱之又用之彼亦何顏以居乎人上今三路一新恐未必如

昔歲之有此患更乞 睿慈常留 聖慮臣不勝  
惓惓

貼黃奏乞將曹友聞李安國優與旌擢

臣近得蜀報迺知去冬之末趙彥呐下原曾未決  
旬而韃人又自秦會而至一擣階文一趨大安其  
意徑欲入蜀彥呐力督諸將各授以牙綠牌重賞  
俾盡死力遮蔽蜀門於是曹友聞戰于大安李安  
國戰于文州士皆死鬪險不可入賊悔其來歸咎  
于始謀者而去虜之再退皆是友聞安國死戰之  
力當與第功論賞而就中曹友聞者起自儒科兼  
習武事見虜輒鬪義不愛身其為忠憤慷慨之氣

少見其比欲望朝廷優與遷擢庶幾友聞等有功  
見知益思補報而因得以勉諸將趨事赴功之心  
取進止

榜被兵諸郡蠲免科役二月十六日

勘會襄陽江陵德安府光黃隨均房郢峽州光化信  
陽棗陽軍管下應曾經韃賊驚擾縣鎮鄉村民戶逃  
移雖目即間有復業去處終是不易合議優卹今除  
軍前般運糧草差使及以物力差充保甲隅官外其  
餘官同諸色不時差科非泛雜役並與蠲免壹年如  
州縣不遵今來約束故為科抑察訪得實官負按劾  
吏人支配務在必行決無輕恕仍聽人戶越訴

奏乞早定峽州襄陽守臣二月四日

臣今月四日據參議別之傑申到襄陽府事宜謹錄  
本頭連在前外續據諸處探報德安府雲夢孝感縣  
及神林溝口等處各有賊兵殺奪人畜擄掠舟舡竊慮  
透漏衝突江面所合預作隄備照得王旻旣死其荆鄂  
都統欲遵照便宜指揮差趙勝填見闕却以臣前所  
奏辟劉顯德仍權知德安府令各任責防托已別具  
奏牘乞賜施行其如郢州迫近襄陽合是武人之有  
兵權者方可爲守近見朝廷差下胡梶臣不敢輒有  
更易峽州亦係緊切所差汪元顯方有奏事之命其  
勢必五六月間方能到任臣不識其人如朝廷謂可

倚仗即乞免令奏事日下之任庶幾及時可以措置  
守備若朝廷欲有更易亦乞早降旨揮又如襄陽夙  
號重鎮今焚蕩之後城中一空或促令趙范回治或  
別選武將爲守此皆不可緩者臣以事大體重兼探  
報未的未敢輕易有所施行併乞睿慈速諭大臣如  
朝廷已先得實耗即乞早賜處分解一方倒垂之急  
貼黃

臣昨準序遷入奏之命已具辭免又嘗具奏乞速  
降結局指揮是晚忽聞襄陽之警臣不敢付之坐  
視未免隨宜區處合具奏知伏乞睿照

自劾 三月六日

臣起自書生不閑軍事誤叨東掖冒摠師士雖畢慮竭衷粗欲自奮而受任之初危機已急德安之寇未息光化棗陽之陷繼聞行次池陽而光黃之羽書踵至亟抵九江隨宜應接則應天永息之叛亡襄隨歸峽之倏擾又見告矣尚賴宗社之靈戎虜革心次第退却臣亦適被入奏之命方茲攢結簿書散遣兵衛具疏乞身夫何叛將王旻煽亂于襄百年之要地丘墟一城之赤子塗炭吳蜀襟喉幾於中斷言之至此痛入肺肝此皆臣智略不足以折衝望實不足以厭難致茲疆場之禍上貽宵旰之憂况督府之行竭朝廷密藏之儲以資軍實今自賞勞將士之外雖一孔

以上未嘗妄費而所餘無幾竟成何事臣安得以辭其罪夫有罪不誅則朝廷將無以登羣主而厲天下臣謹於江州近境席藁待罪欲望聖慈布臣所失重行寬宥以伸國法以為力小任重者之戒干冒天威下情不勝皇恩震栗之至

榜諭北軍

三月七日

恭惟

國朝念中原之民皆我祖宗遺黎凡有來歸悉皆撫納二三十年間所費錢糧何止鉅萬其有才智之人或使管軍或使守城或散在諸處各管職事並不曾分別南北只因郭勝范用吉王旻之徒自作不靖致

使均唐安襄四處北軍橫遭兵火其有得脫之人又被韃韃驅爲奴婢或殺其父母或據其妻子或取其財貨流離飢餓追悔無及深可哀怜今來訪聞尚有北軍或在漢地或在漢南元非反叛止是無所歸着或致剽掠以苟旦暮其情尤更可憫官司雖欲各令仍舊終恐爾輩自懷疑惑未使相信一旦輕聽訛言又是自取殺戮行府專差官賈榜劄前諭赤心若有頭目等人急於奮身收拾潰散轉禍爲福自爲一軍屯在漢北力爲國家捍禦邊防效順之日便當給以元來軍券厚加犒賞其有經理開拓顯著忠勤許令世爲守臣永保富貴其頭目人當與等第超轉官資

行府元不欲分別南北却恐終自懷疑不安今昭示大信應潰散北軍自今既歸之後別爲一屯只留漢北庶幾彼此不相關防可以長保安靜永無自相屠戮之禍今來行府止爲前項四郡之人偶因叛將一時註誤無所歸着故從長區處使之保身保家天地神明實聞此言

奏措置京湖諸郡

臣自恭奉入秦之命一面結爲會有竒疾控忱 君父乞身歸里適得何元壽別之傑報襄陽北軍作亂趙范移屯賊兵四掠漸迫雲夢孝感與神林澗口以犯漢陽界分上沅震搖人民奔迸渡江臣念事出意

表雖以垂去亦復力疾隨宜區處急劄松江州軍嚴  
為隄備并遵照便宜指揮權用金字牌速下光州調  
萬文勝提軍五千人馬五百匹星夜至漢川繼得知  
荆門朱揚祖申以孤城難守乞就付統兵官而探報  
權郢州胡梶亦稱居民空城逃避遂各助以京會五  
萬貫時下接濟支梧載念京西七郡惟隨州僅存自  
去年韃屨攻圍知州張龜壽通判趙汝然及大洪山  
守把張順與寄居劉顯德極力鏖戰卒全一城今茲  
孤壘正當賊衝凜凜不能自保或謂官兵在城內  
者約二十萬而散在四郊者不計其數切慮不早應  
援隨或不守將來愈費經理遂差承信郎李邦彥押

京會二十萬普例支犒外更發銀一萬兩京會十萬  
貫等第特犒其知州張龜壽與轉兩官通判趙汝然  
寄居劉顯德各與轉一官守把大洪山張順添差隨  
州兵馬鈐轄仍賜金帶一條所有本處民兵有流徙  
不能自活者給劄令李邦彥團結恐可得數萬人續  
議申朝廷填補京湖諸郡死亡逃潰軍額及科撥一  
項錢米貼助贍養庶藉其土俗伉健勇鬪愛護鄉井  
隨若可保則德安光棗等處方可修復所有趙范離  
襄本末前已具奏今得尤煥申狀謂李伯淵復回襄  
陽已斬鎮北軍頭目人且移書趙范回司此等事情  
叵測臣嘗作一榜并劄趙范就此時招收潰散北軍

盡屯漢北或令黃國弼夏全任責統轄且許以元來  
軍券庶南北軍不相猜疑亦是弭變之一策謹將榜  
劄及尤爍所報錄白繳進合具奏知取進止

奏乞降結局指揮收回新命速賜寬宥

臣拜有危迫之懇仰干天聽臣自忝序遷趣令入奏  
即具控免併陳結局之請尋又具申 朝廷乞賜敷  
奏又於自劾之章申叙前懇之既半月未蒙出命在  
於臣子之義進退遲速所當惟命是聽然自前事體  
有不可一朝居者若默不以聞深恐有誤國事臣自  
旦日聞命已即關報諸路帥司繼有行府屬官陳乞  
解罷者無詞可留既上其事于朝殿步司將士正當

拚洗之時一聞君命各動歸心臣亦叙情閱勞支錢  
發遣自初四五以前猶有上流驟警邊報時至臣不  
敢以垂去坐視隨宜報應迨旬日以來不惟郢復漢  
鄂等處邊報頓稀亦緣諸郡各得邸報之後意臣既  
被疾速奏事之命則此時結局已久故每事不復關  
白只如襄陽事變所係甚大自始初一再得申狀後  
久無嗣音蓋亦謂臣爲已去此矣况臣被命兩旬兵  
歸吏散財用又竭兼沿江新制帥先令既至事權有  
歸而臣徒擁虛器以冗處于此在臣不過進退周章  
以貽衆誚而朝廷之上遲回不報亦恐有傷事體以  
啓戎心欲乞 皇帝陛下深惟令出已久人情弛玩

速降結局旨揮所有臣病不任事乞收回新命引咎  
自劾乞速賜寬宥併望檢會累疏早賜處分

奏祈督府前後事體乞檢會累奏施行

臣已嘗存布危懇伏計仰徹聖聰重惟一介孤遠旁  
無寸援獨荷兩朝知遇欲報無階不自揣量輒於敗  
局壞證之後冒承重任故今日之不績罔功曷也前  
日之辭難避事亦曷也進退皆曷臣何所容其喙臣  
反覆於心痛自思過或謂臣曰有鉅萬之費無毫髮  
之補烏得爲無罪然臣所領督府蒙 朝廷科降爲  
緡六百萬犒師之費四百五十六萬五千有奇皆發  
下制總兩司照例分給及經理殘破諸郡與招軍打

船造箭之費六十四萬有奇亦皆委官押發抵日終  
餘緡無幾而求者日至未嘗不謹所予如所得金一  
千兩僅支及一百五兩所得銀十五萬兩僅支六萬  
二千五十餘兩所得緡一萬匹僅支四千五百凡此  
三項皆以激犒戰功見已具細帳上省決無分文妄  
費當大敵在境人心動搖正使督府不建朝廷亦須  
遣使行邊拊勞將士犒給之費當不減此或又曰不  
能鈐鍵士卒騷擾郡邑臣未出國門凡三次行下諸  
道約束官吏不得以應辦督府爲名並緡私擾舟人  
之擄羊與浙漕司借使之卒工人亂行者皆縣隸之  
逋卒之竊酒家器者斬之自南陵以來乃有縣令擅

拆居民浮簷蓋自臣即隨門支錢以償被擾之家親加拊勞併劾二令各從鐫降自建德以來暨育之假託科配以招民詞者臣即送所屬勘正抵罪施行不為不嚴矣或又曰督府之建無抹邊城之破亡此則臣未被臨遣之時固已數數言之且臣以十二月十四日陛辭二月六日纔抵九江若德安之叛則十月二十六日也棗陽之破則十月二十九日也峽之焚房之遷均之沒光化之陷皆十一月以前事襄州肘腋之變乃在臣被命入奏之後然亦不可謂非臣之罪已嘗具疏自列乞加竄斥凡此本末難逃聖明之鑒併用劈析以布露於君父之前欲乞睿慈檢會累

### 奏速賜施行取進止

奏北軍當思調伏庶內外相安

臣昨於前月三日據京湖制置大使趙范申襄陽軍變事宜已節次詳細奏聞去訖旬日以來有自上流來者頗聞北軍北釁起於疑心今猶籍籍未已而趙范已帶行北人之來歸者至江陵臣雖鑿榜付趙范令其乘此分南北人為二軍范答臣書方議區處繼得淮東制置使趙葵近書亦及北軍疑慮事今節錄繳奏如左臣竊惟韃虜與國家本無宿怨非如女真有不戴天之讎况其能滅女真則於我朝亦與有雪耻之功今欲與之講和本無不可而庭論紛紛者特

以敵情多詐未可保信耳臣雖嘗有言魏人和亦來不和亦來此必然之理然而臣今所憂則又不在此蓋世事固有若不相關而相為倚伏者且如侯景背魏歸於梁為梁人連歲抗東魏之師一旦梁與東魏約和景無所容其身遂有異志今日之事得無類此而况紹興之和又有南人歸南北人歸北之說失信於降附之人其事未遠孰不知之今李伯淵尚仗武當境上樊城之北人雖為劉廷美所殺而襄陽猶有存者滁廬舊戍之北軍雖已安居歲久而事體大略相似揚泗所屯類皆新招建康亦有納合買住降卒而比至江陵者實繁有徒萬一此曹聞制聞有密授

之人和議有可成之漸則梁人和好之禍豈容不慮臣授任視師適當難疽已熟一旦決潰之時憂深慮遠食不下咽重惟國家大計苟有可以緩敵圖安為綢繆牖戶之計決不敢效書生徒為一偏之說今則敵之從違和之堅否它人執議以害成者臣皆未暇及惟是茲事萌蘖臣實得之聞見不當蔽而不聞臣愚欲望聖慈宣諭宰臣及新任制帥不厭孰復卻慮長顧使出萬全無幾內疑改心外敵怙耳以和則永又相安以戰則南北胥奮廟謨無後日之悔邊閭同與國之休天下幸甚臣族罪歸田未能切於家國之憂惟陛下幸察取進止

奏撥官告銀絹付別之傑經理

臣據參謀官別之傑申蒙恩除京湖制置副使權正  
司職事已一面起發前去交割契勘襄陽一變司存  
大壞帑庫空虛公私赤立今時暫移司江陵雖之傑  
兩曾分闡軍民之情素所孚信然經理之初當有以  
大慰輿望如修城壕治器械招軍兵賑流離必有錢  
有米然後可以運掉似不容以空言集事竊見督府  
雖已結局必有支遣餘資如生帑度牒金銀交會等  
物欲乞備申朝廷據見在之數撥付本司以備目前  
窘急之用庶幾備御之計可以速辦不負朝廷寄托  
之意臣所據上項申明照得襄陽江陵上流襟喉爲

國重鎮近因北軍叛亂焚毀殘破方議收復而江陵  
府乃以去年屢被攻圍沙市商貨所聚掃地一空又  
供億諸項撥兵庫帑罄竭今來之傑聞命引道不復  
辭難其襄陽江陵並合逐急措置經理以備防秋不  
容稍失幾會若待朝廷科降錢物深慮道里遙遠緩  
不及事行府見有繳還朝廷官告銀絹等寄收江州  
臣不敢以已結局爲嫌權宜於數內量撥官告一十  
道綾紙一十道銀三萬兩絹三千匹付之傑專充收  
復襄陽經理江陵兩重鎮費用所有專輒之罪欲乞  
聖慈特賜矜貸外臣愚妄謂制闡之初費用百出前  
項所撥之數未給於用臣竊聞朝廷因趙范之請科

降錢銀見已管押上水今復有省劄寄留江州未知  
作何使用欲乞速下江州發行及今別之傑到司之  
初便得使用若更稽留以待申審恐誤支遣伏乞  
睿旨施行庶幾之傑得以經理上游屏蔽諸道當此  
艱危衆不敢嚮而之傑誠心體國毅然勇往在朝廷  
所當扶持獎激須至奏聞者

奏備別之傑申到劉廷美等復襄事宜

照對襄陽府自二月二十一日軍變以來因循不守遂  
爲北人所據又據諸處探報申北人在城內起屋  
造酒以待僞酋及韃賊大隊前來度夏行府照得襄  
陽重地係西連均房光化東接隨棗信陽南控安郢

荆復自襄陽不守之後此數處戎馬往來莽爲盜區  
竊慮入秋以後虜騎衝突可以徑窺江面行府遂委  
參謀官別之傑差信實幹事人賡榜劄告命前去結  
約土豪已據劉廷美等收復樊城遂遵照便宜旨揮  
特與超轉修武郎差充京西路鈐之傑遂遣使臣鄧  
雲等賁上件告命及開諭軍民榜劄前去劉廷美軍  
前交付今據鄧雲等牀申江海都統與廷美之弟廷  
輔商議稱督府有告劄發下樊城又參謀司亦已調  
兵應援樊城廷輔遂即時將帶人馬錢物於四月二  
日起離荆門取南漳縣老鴉山路招集官民兵鄉農  
間道前去仍約廷美人軍會合夾擊叛賊水陸並進

已行克復襄陽城壁了當其城內見係劉廷美兄弟看守今將鄧雲等狀錄連在前臣又得之傑書稱江海聞報遂自荆門徑趨襄陽與劉廷美兄弟協力扞禦臣照得襄陽重鎮既失復得自非宗社之靈與朝廷處分得宜奚以有此此兩城既復之後京西江北州郡遂可漸次經理上寬顧憂臣雖已將督府結局多日緣上件事係當來督府首尾合與從權區處不容避嫌今來防秋已迫竊慮經理未辦所合審度襄樊事勢日下急切措置兩城守禦仍以襄陽爲重除已作書委自之傑始終任責併令一面開具立功將士姓名徑申朝廷推賞外須至奏聞

卷末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三十一

督府奏陳

奏繳別之傑書施行復襄事宜

照會臣昨據參謀官別之傑備使臣鄧雲等探報劉廷輔糾集民丁莊農約劉廷美內外夾擊叛賊收復襄陽臣以襄陽重鎮驟失復得關係匪輕所合賞不踰時激勸士心已一再奏聞遵照便宜指揮將御前所降到賞功刺史牙牌乙面官告貳道權用御前金字牌子發付別之傑更令審實劉廷美等立功次第專人給付今據申劉廷輔所提兵已到襄陽管下明覺寺剗寨舉火爲號又繳到劉廷美殺叛賊退遁捷

報并先調統制馮士榮部押兵舡取水路前去已於  
四月二十七日提兵會合樊城劉廷美軍馬追殺賊  
兵敗遁於當日部兵入樊城同劉廷美前去復襄  
陽城并南漳縣山寨統制權路分張彥榮同劉廷輔  
已集鄉丁壯丁義捷等軍會合前進又於五月五日  
與賊大戰必期剋復襄陽城壁所有牙牌告命等之  
傑時暫寄收京湖制置司激賞庫候劉廷美等實見  
立功次第方行給付今將元發下金字牌子及錄連  
京湖制置司回申謹狀繳進併將別之傑所與臣書  
錄白在前須至奏聞者

貼黃

臣又見諸司關報郢州捉獲姦細李必慶責問據  
供係韃宣差姓黃者探知襄陽燒毀軍民不在城  
內遂遣殘金人馬三千要來攜襄陽城壁并先差  
李必慶等數人前來聽探南界州府曾與不曾發  
軍馬及曾與不曾種田又說郢州目今有均州擄  
下舡一百餘隻及唐州新野河元有大小舡五十  
餘隻新造三十隻要七月內等韃賊大隊前來侵  
犯南界臣竊詳前件探報賊虜日夜謀據襄陽為  
扼吭拊背之計若非速行經理襄陽以為上流屏  
蔽則京西一路莽為虛邑而江陵決不可守江陵  
不守則吳楚襟喉中斷而長江與虜共之矣臣固

屢以爲言今經數月秋防甚迫竊謂襄陽得失係  
國家安危之決臣方在遠外不當與聞廟議特以  
義關宗社不勝及緯之憂冒昧一言之伏惟聖明  
特加眷察

繳奏奉使復命十事

臣冒犯斧鉞之誅輒有奏聞臣去歲以疆事危急深  
惟主憂臣辱不敢辭難受命於邊城殘破之餘奮身  
於羣言噂沓之日幸賴社稷之靈諸閭協心將士用  
命師無撓敗虜有遁逃及被命入奏之旬餘聞趙范  
棄襄之報急遣榜劄招諭土豪幸而克復襄樊以歸  
朝廷爲臣之計雖僅可逃責然所當經理之事未易

枚數臣方隨宜區處而君命有嚴未竟其事今又以  
襄病不克反命于宰旅退自拘於司敗臣輒將督府  
施行分門粹類裝成五冊繳進又以臣之不克面陳  
者姑以大槩別爲十條隨冊以聞臣謹開具下項一  
一曰招納土豪並邊諸郡每遇虜人入寇皆得土  
豪統率義丁爲官軍犄角之助只如今春韃蹂  
浮光隨信管下如羅山杏山諸處率是義甲頭  
目牛社總首隨宜勦過其間又有莊農自相結  
集俟虜騎入村遊抄或伏險邀擊或隨後躡襲  
必有斬獲蓋以其生長邊城狎近戎虜故習其  
風聲抵抗而不懼睹其陵暴憤激而思鬪加以

知地利得人和有愛惜骨肉之情有保全鄉井之誼戰則自爲戰守則自爲守若藝技而倚用之固與官軍之更進往來驅之戰守者不可同日語也自京湖諸郡殘破以來鄉民丁壯屯聚相保者在在有之若不因其土豪就令結集則渙然無依或生他變臣嘗委參謀官別之傑結納襄隨兩郡土豪尋又差官賈榜文劄子前去漢上招集近日劄廷美收復樊城一號召之頃遂得四萬人其後廷美與其弟廷輔又以督府旗榜於南漳縣老鴉山等處招收山寨民丁莊農與諸處潰散官民兵同力克復襄陽土豪之効

大略可睹臣愚欲乞行下制副等司於襄漢兩淮州郡隨宜結集借補官資假以事權必能以功自見近年名將多出於此此實固圉安邊之捷徑也  
惟陛下速圖之

二曰區處流移襄漢擾亂以來漢南自荆門江陵以至漢陽江南自岳陽鄂渚以至武昌縣流移軍民布滿境內而漢南數郡尤甚督府嘗撥錢二十萬劄別之傑措置招集又劄江陵府措置收拾襄荆之流民潰軍尋又遣人散榜帖于漢東團結山寨凡當爲者悉已見諸施行惟是城郭荒殘室廬焚蕩糧種牛畜盡於推剽耕旣失時麥已資寇京湖

管郡一十有八殘破者七被兵者三僅存者八又  
皆竭於供億困於守備制總應調正急倉漕司存  
已無欲人人而振業之勢有其難今京湖淮西兵  
籍闕額尚多所當刺其強壯之願從軍者盡以補  
諸軍之闕雖烏合之人未必便能當敵且是丁壯  
數萬各有所歸則婦女老弱亦有所養矣其有城  
郭僅存室廬亡恙者尚可捐其租賦俾之復業無  
城郭室廬生業可歸則隨其所寓優加賑卹多方  
區處此又弭變銷患之要務也惟陛下速圖之  
三曰調護北軍郭勝之叛以猜懼范用吉常進尚全  
之叛以憤怨皆有釁可言至於襄陽之變特因疑

形一起闔城為之塗炭今計北軍自取鐵夷之餘  
與夫散處諸郡者為數尚夥臣被命出使之初嘗  
一再謁榜開諭讀者感悅而諸閭劄於多難未有  
以處之自襄陽變後臣又有一榜大意謂祖宗遺  
黎凡有來歸悉皆撫納不曾分別南北只因郭勝  
等自作不靖使均唐安襄四處北軍橫遭兵火其  
有得脫之人又被鞭勒驅為奴婢或又殺其父母  
據其妻子取其財貨流離飢餓追悔無及今北軍  
尚有在漢北漢南者差官賁榜諭告諭若有頭目  
等人轉禍為福收拾潰散自為一軍屯在漢北力  
為國家捍禦邊方效順之日便當給以元來軍券

厚加犒賞其有經理開拓顯著忠勤許令世為守  
臣永保富貴庶幾彼此各免猜防永無自相屠戮  
之禍此項撈割蓋以臣未嘗失信於此曹故開心  
見誠或可取信又劄京湖制置趙范於北人內選  
差二人撫諭北軍方欲立規摹設方略莫不動聲  
色而南北自分可以潛與三垂之永患今局勢既  
更無可復論所望朝廷將處北人一項熟復思慮  
魯酒薄而邯鄲圍天下事固有不相關而適相偶  
者若遣人游說開諭禍福則前有鷓鴣巴徒穆後有  
天網納合之事可據因變制宜畫地以居之則有  
新復州郡自淮以北之地可處神而用之存乎其

惟陛下速圖之

四曰措置險要言京湖之險要者以江陵之三海八  
櫃為急言江面之虛實者以宜都枝江公安漢陽  
及武昌興國諸處為憂臣嘗科撥米壹拾萬石京  
會貳拾萬貫付江陵修海櫃又降錢付諸處戎司  
招軍且下湖南江西帥憲司打造戰船與造弓弩  
箭鏃等凡以為江面之防也然臣所甚憂者有不  
止是何則歷攷前後欲自江北以謀南牧者聲勢  
力量無如曹魏之老瞞元魏之佛狸女真之逆亮  
老瞞敗於赤壁佛狸困於瓜步逆亮斃於采石使  
吾國中有人未見其能得志者庶今臣之所憂西

則蜀道東則海道耳間者謀報韓人大治攻具於秦鞏兆渭又治舟山東日夜聲言以七八月南侵而吾所以爲備者尚多闕然又况淮漢之間方圖講解必不肯輕出兵以牽制首尾使校虜得以壹心併力於西東二隅萬一虜人先得蜀口驅沿江戰艦舳舻銜尾而下雖有百萬勁卒臨江列戍擲比持滿當其風利水急拱手睨視投無所施此昔人累用之故智不可謂醜虜之不知出此也又或以偏師擾我江面綴我舟師而陰用出其山東所造之舟自膠西入海道一得順風直抵淮東淝西而畿甸震矣臣所以日夜疚心願陛下察敵情

之多詐無謂備禦止於江面亦當防此虜之出奇內徑以鞏蜀道以擣海洋耳惟陛下速圖之

五百經理殘破京湖殘破州軍當經理者九七尤不容緩者有四四者何襄陽德安棗陽隨州是也襄陽據漢水上流與江陵爲唇齒襄陽之唇亡則郢復荆門漢陽皆齒也安能以自保齊安鄂渚爲受兵之衝長江之險與虜共之矣棗陽乃襄陽之肩臂棗陽斷則襄陽急已事之驗也德安黃岡之外屏若破則雲夢孝感黃陂以來蕩無蔽遮而漢黃二城晝閉矣此亦已事之驗也隨介乎諸郡之中隨不能守則郢復荆門皆震故曰當經理者九七

而不容緩者有四臣自將命督師僅次金陵安寇  
逃遁臣即差官前去經理劉湖廣總所那撥錢會  
應副自高世英由安援隨死於鋒鏑叛賊猶出沒  
不常自劉顯德再行事權方有所屬然督府結局  
之後未知何如其為力也襄陽重地係國存亡所  
當亟行經理或謂今無屋可居無糧可繼與其經  
理襄陽之燬城不若用力於江陵巨竊惑之今奉  
劉廷美以收復樊城蒙被顯賞感激思奮與其弟  
廷輔挈襄陽以報朝廷若襄樊氣勢既成則襄隨  
猶可措手但慮廷美出自寒微媚嫉者衆九在軍  
伍者已不能成功而忌人有功此全在制臣以國

事為念扶持而獎激之俾得展布庶幾京湖諸郡  
漸可修復厥今國家之於襄陽猶前代孫吳之有  
西陵有之則存無之則亡不可以區區邊鎮自之  
也鞭虜萃數十萬攻圍數月不能下而去若非變  
起蕭牆則不能破又非結約土豪則不可復陛下  
毋以其失之速復之易而不加之意再失則事無  
可為者矣若夫均房光化宜都沙市委任得人  
難經理儻有事力制副司皆能辦之惟襄陽為一  
方之扞蔽而劉廷美兄弟土豪倡義之魁首尤不  
可以不加之意故臣特卷卷焉惟陛下速圖之  
六曰明信賞罰國家所恃以奔走天下者賞罰二柄

耳而於閫外之臣則徑以二柄假之故曰事難踰  
度曰不從中御凡以成敗安危之幾史於俄頃使  
賞罰不踰時而見焉則天下皆去斯人也聖主託  
以腹心而寄以不御之權夫然後賞一人而千萬  
人勸罰一人而千萬人懼在事閫之臣指麾足以  
集事功而朝廷益尊矣至十年來謀國者反是一  
賞一罰實因閫外之請而必欲事從中出不著奏  
聞之自若與外閫有爭功各權之意豈知在閫外  
則不威在朝廷則不尊夫自一命而上大小相承  
績而至於人主之尊然後無以復加使有股肱心  
膂之臣宣力四方以任干城禦侮之責廟堂不動

聲色而收其用顧不尊且嚴邪而必欲與之爭較  
恩威則祇以自小耳夫賞罰者陛下之賞罰焉閫  
外之臣不過布昭皇靈以興起人心期於不失事  
幾焉耳亦何憚而不肯明白指意以布宣天下乎  
臣愚欲望陛下申飭大臣自今分閫之臣有所舉  
刺則當以其所請付外施行使得以依憑威斷役  
使智勇不惟帥臣得以伸賞罰之權亦以見朝廷  
明白正大惟是之從外閫重而中朝尊一舉兩得  
陛下速圖之

七曰警厲將帥去冬自隨棗被兵襄陽受圍江陵告  
急朝廷遣兵應援諸城危迫朝不保夕乃多迨遛

不前或稱養銳於某郡或稱取路於某所互相倣  
倣以聽寇之自退至於聞命疾趨奔走不憚如萬  
文勝之儔蓋亦無幾亦由所謂大將者官爵已隆  
意氣已驕惜身愛死無肯先登以當不測之虜惟  
邊郡偏裨職位既卑聲名未著則奮不顧身直前  
勇往臣於目前諸將備見其勇怯能否實基於官  
資之崇卑妄意以乞 陛下於諸將職任非有用  
者不除非有功者不遷置身安閒者不容以濫進  
巧於營求者不容以倖得自環列上閣之策名上  
而至節察防團之等必服勤邊徼顯立戰功者然  
後加之使明知朝廷爵位非有功行陣者不可以

倖門邪徑妄有希覬庶幾人心激勵各能以功名  
自奮無敢有逗留避寇臨事辭難者矣惟陛下速  
圖之

八曰措置江防長江守備惟恃戰艦臣近因經行得  
於目擊及差官點閱缺數甚多其間又有在數而  
不堪用者春初謀知虜寇踏淺結筏日為渡江之  
計又在枝江者伐竹運木片斧之聲晝夜不絕於  
是申嚴守備抽移調遣策應上流又慮乘虛窺我  
江面急遣主管機宜文字王好生往福山石莊黃  
姚顧逕等處結雇民間掉搶使風海船節次發赴  
上水貼助兵船以備緩急設使賊徒知我靈實數

處欲渡則東西可以揀應又行下松江屯駐軍分  
將舡之弊壞者修整鼓少者打造又撥緡錢付湖  
南江西及松江制副兩司各行下所部產木州軍  
打造四車海鰲舡及大小多檣舡各有差此外方  
欲增造已迫結局今去防秋不滿兩月而得於謀  
報有謂韓賊在膠西造戰艦練水軍者况荆襄上  
游乃其熟路廣狹險易無不盡知欲望朝廷嚴飭  
制司總所及諸戎司速與招軍造艦申固防守慎  
乎如寇至之無日庶幾倉卒不致誤事至如招募  
松江游手習於舟楫者以之填補水軍此亦防微  
之一節也惟陛下速圖之

九曰繕治器械諸處器甲箭鏃積年捲管舊數自連  
歲用兵取撥之外所存無幾密院間雖行下諸郡  
製造解發俱不及數且如近日江陵光隨圍城中  
常有矢盡之憂襄陽苦戰累月尋遭赫蕩軍資器  
械靡有孑遺夫器械不利是以其卒子敵而況於  
不備乎防秋在即赤手空拳何以應敵臣嘗行下  
所屬軍分刷具見管衣甲軍器數目可為寒心兼  
聞虜賊畏我強弩控扼江面尤不可缺已於二月  
內發緡錢下江西湖南安撫司造弓弩箭各二百  
萬限五月以前申解劄松江制司催促然二三百  
萬箭不為不多而未足供一大戰之用如鎗釵甲

宵衣襖旗幟金鼓牌盾之類惟淮東有所積積屯  
路率多欠闕此定非倉卒可辦者欲望朝廷急與  
措置增造聞韃虜之兵每遇次舍則人人各自製  
造箭鏃修整戰具非必委之工匠吾之爲兵者旣  
不務此而上之人又不加意何恃而與之戰乎惟  
陛下速圖之

十白差填邊守厥令並邊之地自京西之均以至淮  
東之楚凡十一郡而守臣之正任者十無二三次  
邊及泂江北岸自歸峽至通泰州凡二十郡而帥  
守之非正任者亦五六屈指防秋無兩月事重以  
鞭兵出沒叛徒披猖又如郭勝范用吉輩熟知江

湖虛實此豈小故而上下因循雖以無正官亦不  
以爲意又如均房光化等郡乃楚蜀襟喉相接之  
地臣嘗劄京湖大使同選辟守臣後據趙范報均  
州已辟史宗孝光化已辟何亮然而訖不知朝廷  
從違與二人之在否何如夷陵乃荆夔血脉相聯  
之處臣嘗奏催守臣汪元顯之任朝廷乃爲改他  
郡故至今未有正守至於德安則隨棗光信往來  
之衝臣嘗遵照便宜指揮差劉顯德俾之速行措  
置會朝廷差趙勝勝辭而後差顯德則督府結局  
矣臣竊謂當此艱危之時極邊次邊與夫泂江泂  
淮州郡民物彫耗田萊荒蕪科調繁興賦租不入

懷乎常有寇至之憂自非有志事功捐軀體國者  
誰肯披荆榛瓦礫犯夷狄豺狼而昧於一來也而  
况謀夫孔多雖有勞而不知廟論易搖或已命而  
俄易雖使舉辟之當朝奏暮可人猶一前一却若  
更例以內郡除授規之則忍弗史則是終無經理  
之人與經理之時而戎馬已告警數千里為盜區  
矣利害灼然夫豈難知臣愚欲望陛下自今申飭  
制臣責以遴選邊卒徑自舉辟且命大臣奏報響  
答庶幾諸郡各得正官以壹意備禦視夫攝官承  
乏之人朝不謀夕者不可同日語也惟陛下速圖之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三十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三十一

督府書

揚州趙制置

國事如此正吾儕相與一心僇力共濟艱危之時誠  
如來諭胥會于京口獲傾衷曲乃所望也第未知牙  
纛一出則不無後顧之憂否比見廟堂出示侍郎近  
書至有援襄之議却又慮侍郎未有可付之人則東  
淮一面未可高枕更惟高明審度事理使處分周密  
無復餘慮則出赴會期可以可速不至為所縈繫也

丞相

趙揚州援襄之議已久 朝廷所以難其事者慮其

前出後虛也上於臨遣之日亦以是下問某莫知所對即奏云容前途與趙某商量是日在門外胡內機穎見訪袖出趙書乃是要來京口相見議此行某亦記得大丞相嘗賜教云到京口合約趙帥與商量准東事遂荅書許其來會既遣書行今日又得申狀私書來決此議且云先已申朝廷乞速賜處分未知大丞相何以應之某頃嘗面稟淮東有警如人一方痛一面病尚可治療若虜據上流則腰脊中斷不可以爲人矣此事當斟酌緩急輕重是時曾樞密堅執其說今又月餘竟無成說雖遣李虎行調遣數項人前去接荆襄而趙意猶未滿且曰今之諸將皆某熟

識似以所遣將士爲不可恃必欲自行某既與期會則數日後必相見却當早有定論以荅之緩急輕重雖如前說終是淮東一動之間內有北人外有東寇易得瞰虛以乘其後或云吳道夫可往然愚意謂京口亦不可輕或云丘漕可託庶趙帥無後顧之憂抑未知趙意以丘爲何如又李虎既提七千人遠出而趙帥又行維揚不無空虛之憂不見此皆未能自決欲乞大丞相速軫鈞慮便期嚮暮合庶未到京口前早有定論得以應酬兩日來得江陵報鞞虜暫退數十里得黃岡報趙大使親提兵勦虜殺傷甚夥然一勝一負未可盡據終是彼衆我寡縱橫四出疲於救應

上流之重未可高枕或又謂自京口之荆襄非數旬不達恐緩不及事是誠有之抑不知安危所係亦可坐視不問乎反覆思念莫得其說是用馳驛以稟

又

某前數日因思諸道接平若至江陵山地自顧敵衆我寡必是蓄縮不進又有九節度之憂又慮或先或後或進或退無所統一故輒易令別吏部權宜節制惟於李虎王鑑接襄之兵則不過只令別吏部催督前去似於朝廷所行不甚抵牾

楊州趙制置

今山東之寇使司曾得其情實否歸附之人留楊

間者幾人誰可以任綏御之責元戎在行則精銳隨之所留以居守者幾何誰實全之自揚之襄必數旬亦可倍道疾馳否丘潛使肯任其事否凡此皆中朝與督府所不能踰度全在侍郎審細處分若保無後顧之虞則決意一出先會于京口更相與平章未盡之事遂自京口直上亦一說也前數條或有未可置慮者則恐難輕發又當於胥會之日熟籌之

蔣左史

樞庭督府之命發於意料之所不及則屏營踟躕造則有不量力不及事之慮退則有不體國不任事之謗而又廟論多變或行或足或疾或遲一日而數說

賓客既招而復散行色既辦而俄輟悵悵然如窮人之無所歸擇善之所自擊而心憐者也如此則凡所謂世間應酬人事之類皆廢故不肯姓名不得與親友相聞者非特良貴爲然也今經由錫麓室邇人遠回首十年前良貴頌破妻妾之雪敲冰裹回累日而後去今何可復得乃知樞庭督府於我何加所謂武夫從者祇赫童孺而自山林高卧者視之則反不若渠陽遷客之可重可樂也

左丞相

比得吳集撰書以鈞翰趣令之郡既領郡事而督府亦趣令入莫進退維谷已與之面議今且將郡事暫

付權官却相隨至前路如江淮清晏則可以少留或江面告警則速還本任雖已具聞奏萬一施行稍緩則賓主皆費區處再此面議欲且一面挈之與俱更乞鈞慮速從所乞施行或旬月使還亦無不可李虎王鑑乃朝廷所倚重上流亦望其來乃逗遛不行乃知此曹假借太過名位稍高便有驕蹇已明諭賞罰詰責之更乞朝廷嚴切催督別帥老成穩練今早已錄白近書繳奏黃制帥未有到鄂消息安鄂路已通而襄陽未有一字未知朝廷亦得近音不常進被擒僭盜偽太子之死比得何總領書骨無之此必有一人在境內撰造此等報狀以怠我師

左丞相

去夏妄有奏陳此虜和亦來不和亦來蓋其事殆如  
金人之始取盡金帛子女指呼將相必至盡空國中  
而終於不能免始亦臆度之詞今身履自擊則既有  
其兆矣而况表裏相應患在肘腋只如齊安今已坐  
視四郊之塗炭不敢出一人一騎乃縱鞭使之往來  
潛交密約人情恟恟今漢東張龜壽事陽孟瑛迭為  
應和以假子質于賊賊以此子示于衆於是息棗永  
間皆為動搖孟張二人始以和款賊今反為賊所款  
而崔文舉遂至舉息城空軍民以拜鞭虜然則非和  
也乃叛矣度自此諸人必皆望風投拜長驅至黃黃

既以和為信漢之東淮之西俱無復與守則此一路  
通行無礙鞭必良驅而來東南上流為所掩襲民無  
措足之地而國危矣至是則人孰不歸怨于主議之  
地以大丞相忠貫日月人孰不亮其心然不虞禍之  
必至此則將何以自解今姑錄盧光等處報狀以呈  
更乞速入鈞慮却以下教俾得遵守

左丞相

所當經理之事頭緒正多今隨筆具稟如右

尤息間事必有公申至朝廷今以尤帥書錄呈王  
守書尤激烈可喜也乃者得學生近思書備言丞相  
訓諭丁寧敢不奉以周旋第恐不識事體者奉行過

當轉失初意又慮萬有一如余人之始竭力以應之而卒不能免此當深入鈞慮也

均房光化襄陽關守已割趙大使選官奏辟一而任責措置却俟奏申之上如其所請庶不失時也

制閩當移實江陵而襄陽以安撫都統司實之此趙彥仁未移司以前舊規也某去秋十事之奏此居其一今從別紙摘錄申呈此不可緩或者又云一趙制荆而一趙師襄一尤制廬而一尤守黃一吳制揚而一吳守潤此亦一說也陳何黃三人則可以毋動不知鈞意以為如何謾以所聞彗果不敢固必新復之郡日削削甚則人心益搖及今速為收斂則

尚可以專意內治免於空內事外欲乞速留鈞慮密授此意于邊帥

春耕失時此關繫不小也不住督諸將勸廣出其不意而淮右未有寧日也民不得復業尤費區處蓋所在流莩已充斥將又有盜賊之憂當招強壯而無其當恤老孤而無米

蜀中制總當豫為儲代比得鄉評謂趙丁皆耨疾不暇事始亦疑趙以丁有暫行制司事之命丁以陳隆之有暫權制置副使之舉

聞制司未下仙原時出此便且制子

故各引嫌

遠偏又疑此何嫌之有朝廷之於丁有云候趙某回司日依舊而制司一時便宜事已即收回二公奚

爲至於堅卧不起也。比得故舊書則云因潼川制置副使之除便謂決不更增一制使。必是姑爲此除。到蜀則別有改命以爲趙或丁之代。蓋潼川制一制使事體稍新。亦怪外聞猜疑。不得潼川安撫使置司于瀘州。若欲移安撫司于潼則如明降指揮移司而瀘州仍用淳熙以前規摹。只置公邊安撫。或止是瀘叙長寧安撫。或不欲更易。則潼川只須仍舊爲郡守。如故此亦不可緩。

左丞相

目前所急者經理殘破諸郡如夷陵守汪元顯不知何人方有奏事之命疑是朝廷委曲周旋不使之

來否若奏事而後來則五六月後方到任恐緩不及事措置失時已具公申矣德安守已多端訪問從別宋才多謀得一人曰劉顯德嘗守鄧州於安之地利人情極熟亦有事方可以爲防守賊至有以待之行府已一面令星馳前去續具辭牘以聞何總卿忽移疾在告未曉其意已移書勉之或去嘗與王阜忤今趙大使方來究詰張師元簡誅陳馬奴事懼指及耳未知果否若是間則開心見誠以待之無他慮也曩陽嘗及時修復已趣襄陽出師而令別參謀調遣見此漢川人馬以會合迎遏共圖勦逐別丈已從古或正除湖漕兼鄂亦一說也前嘗與胡規守鄂事蓋得

諸僉論鄂當用武人如大洪山張順之類謂胡柁不  
得鄂人之心而荆門之人却其望之若移之守荆門  
而朱荆門爲湖北倉以旌其守城之功亦是一說林  
倉之病廢事故耳凡此不敢具言併乞鈞慈詳酌  
其可而行

左丞相

得鄂清何總卿別參詳畫長表聞已移治荆門事勢大  
異已具奏聞外其雖結局既辦尚道宜區處欲以別  
參謀爲京湖制副江海假以襄陽今急往措置畫萬  
一襄城爲賊所據則關係不少也然皆未敢輒行趙  
帥同李虎王福諸軍必來以陵爲後圖本當勅趙帥  
敗事今未欲便上且劄令再自叔昌屬將士以功贖過  
餘更俟探報的實又續有稟

別參謀

某存領三帖備知襄事之詳非參謀與何總卿隨宜  
區處則此一方之民何所倚劉唐留之甚是昨日行  
府亦已劄下前降指揮軍不施行正與二丈之意暗  
合趙勝劉顯德張龜壽等悉如來諭施行昨晚奏續  
已上隨州已助十萬鄂亦當助五萬荆門五萬並於  
薛督幹錢內支自總所或制司措置發去行府無人  
可遣也

左丞相

襄事竟至此趙帥雖能斬是以謝一城之民躬冒矢石率先將士以殲賊眾然棄城之舉於督府不容無一辭已徑上劾章若施行之輕重則更自朝廷處分惟是某控辭與自劾之疏却乞丞相力為敷奏或因此罷免則丞相生全之大造也今日之事尚有天幸李虎王福本援上游前襄陽變祚之夕無此兩軍則北軍誰實制之趙勝劉虎尚留鄂渚前數日來鄂復漢軍之郊無此兩軍則一方之命亦無所托今趙勝守漢川劉虎守漢口別參謀何總卿告急只得從浮光輟萬文勝一軍速趨漢陽文勝自光至鄂自鄂回光如李虎諸軍皆道江南此人獨提軍北行後發

趙大使

先至忠勇可尚回光未久今又自光趨漢陽勞亦甚矣已劄王光州那錢支搗又與別摘精銳付之又照便宜指揮為轉一官予一金帶雖自知專輒然勢亦棘已奏上不容待報也  
某比得諸處報狀知二十一日之變及領使司公申益聞其詳幸而鐵渠之後盡戮餘黨亦一快也第首年生聚一夕而燼方費經理行府正結局忽得此報暫留數日以俟事定連日鄂復漢陽鄂告急江面震動只得隨且區區妄意欲乘此時將南北軍分明告諭析為二處庶幾不相猜疑茲以榜文納呈又作兩

差劉欲委官前去開曉就作措置而難其人須得此人素信之人方可諭意如真刺史黃防禦二人不知便以此委之如何蓋恐尚書方倚之為用此間不欲徑差若得此兩人肯行則事無不濟更在高明決擇或試與說定方書填割字也或徑自書填付之或兩人中差一人又差一南人偕行或台意別差一兩人無不可者共軍區處既定則凡北人之無所歸者皆可以併為一屯長在漢北為國家屏蔽亦兩利也

別參謀

漢東移治之事督府難於聽從其言萬一民情一動奔潰四出更不可禦則守臣將士因而棄去必曰此

督府之令也此關係甚不輕有如珂里則是軍民自棄去官吏誅之不能禁非官司實使之蓋民之老弱一動則民亦動民動則軍亦動軍動則官吏誰與為守此亦參謀所當深慮隨宜區處然亦不可出令使民不得般移而為寇所戮如沙市之事也

趙大使

峴首事體數日間不甚的實某雖已為去容正自不能志情伏想執事食息念之不置也昨亦嘗數遣人偵探似聞有劉廷美者能率所部占守且曾勦逐殘寇發蹤調用之力必有所自若果有此等人詎容不加旌異督府雖用便宜旨揮轉官陞差亦慰其心至

如扶持區處成始善終則惟執事是望有如龍學世  
濟忠赤似此等有置當不待贊成其審能集事整躬  
垂報徑從使司上之 朝廷庶有以見後圖實功也

游侍郎

督府之建謂之無益則謂遣將士應副錢物區處事  
幾上流諸郡甚賴之謂之有益則固無赫赫之功也  
世衰俗薄任事者多疵毀而全軀保妻子者吹毛求  
疵令人無復斯世之志只有凍歸以苟全性命之慮  
無苟全之地耳今秋冬虜必大入而諸邊帥閫搃元  
未定此時正是招軍聚糧勸耕設險之時而無一人任  
責蜀事尤可寒心此天實爲之也

左丞相

或謂未暇議復襄何可處置不問襄若不守則隨信  
郢復荆門皆潰矣郢距襄二百四十里水陸俱便且  
那得重兵于郢見可而進萬一賊據襄之上流知  
郢有人必不敢順流而下其次則竟陵當守州據湖  
而至沙縣臨漢係第二重把截處若欲保固荆襄江  
面則此二郡當守計廟諒必熟講及此

安總領

某自二月五日方抵九江就近應接光黃未及趨荆  
鄂已被序遷入奏之命命卜之數日適襄陽爲王旻  
北軍作亂逐趙大使雖幸有李虎帶淮東軍來援襄

因得誅叛而趙不可留襄亦焚蕩一空遂退保江陵  
以此 朝廷又欲留督某凡六拜疏僅得結局旨揮  
非是辭難蓋晉差中書之子由來鄂則和戰異議事  
多窒礙矣某非是主戰者且則如招軍聚糧修城固  
圍之計何可恃和而弛故只得速退以聽廟論區區  
只願早歸山間以避世紛又不知何處可避也

丁制置

近日失襄之後督府雖能募士復樊城而襄為北人  
所據江陵亦多北人隨趙帥來如夏全黃國弼之類  
情偽皆未可知比遣別宋才代趙然此一交割其非  
易事領事後又未知作何區區難哉難哉史子申也

到九江近地亦遣人往併盞壘而識者滋以為憂今  
幸江南無北人恐置司鄂渚自此又引北人而南也  
人情大恟懼深恐激出內變又慮和好成而北來人  
無置身之地則有侯景之慮此亦事之所必有可為  
寒心謀報多言虜人今歲來寇只在七月間又必先  
寇蜀又二太子者分重兵西鄉未知蜀之受任諸賢  
何以待之久無所聞矣

李大智 心傳

此時在內在外皆不可為只有間退為是或難之曰  
此時雖間何處着身則答之曰譬如一人徒手一人  
荷擔而猝然遇盜則徒手者不輕於荷擔者乎或曰

兩人均於一死則又答曰徒手者必後死大抵自失  
襄後西而均房光化不可復東而隨信不可守近而  
棗安爲盜所有遠而光黃亦復廩廩荆鄂遂爲劇邊  
矣今雖召趙而以別宋才代之其利害又在乎新故  
之交而後來憂端則又在乎史子申到後和議欲成  
未成間也未成固有韃患已成則非特一侯景耳

京湖別制置

今和好之說誠非得已某不敢效他人執一偏之說  
以害成第和好若成則舊管新收之北人得無侯景  
反側之慮此當先事致思此說也高明以爲如何又  
如史洽以浮光殺降之舊而守鍾離孟景則月念三

日殺北人于信陽而趙帥乃引北人來江陵史帥方  
遣人至俛必尋盟而趙淮東乃提兵至宿宋與北  
人爭地事雖爲有因而自外觀之待韓則和戰異議  
待降附則疑信兩塗於此之時受任者亦難乎其處  
史帥旣主和而置司鄂渚其勢必引北人南來劉廷  
美旣復樊城而襄陽乃北人據之方築廬釀酒以待  
權皇帝之來則雖守樊而無益凡此皆大監開府之  
初所當汲汲留意

左相

襄陽捷書今有奏申狀繳至 朝廷或恐別大監已  
自徑達矣襄樊旣復則京西北諸郡遂可漸次經

理此皆朝廷處置得宜之效不勝贊慶然尚有過慮者則劉廷美兄弟能以義行於一方一號召間使能得數萬人此時豈易得者則督府賞功超躡方懼以專輒貶譴繼聞朝廷又特畀廷美訓武遙刺近來二十年間奏報之速處分之明無如此者宜乎將士軍民踊躍用命也江海亦不易得而置之荆門今銳然趨襄氣象一新妄意欲乞大丞相力與主特專委別帥任責區處蓋江劉諸人與之情實相孚或能始終此段則為益不小也

知安吉州蔣左史

重考

虜之謀蜀也先破秦鞏次降諸蕃

西蕃古氏羌在階文龍徽外

異時

虜自諸關入猶經歷關外五州然後可至洋漢沔至利猶有棧閣險阻今若取道西蕃徑抵文龍竟上則綿漢內郡指日受兵而成都已在掌股中矣鄧艾由此擣蜀猶是絕崖攀木今伐山通道已久又多造大斧所至斫開可容騎卒又創石泉軍一路徑抵綿竹漢州外縣距成都百余里七八月後無非掩襲衝突之日若問大鈞則茫昧不可測知若論人謀則民屈財殫將庸師少決不可支蜀既若此則由金房徑至襄郢荆峽由夔萬順大江而下無不如意於是時也諸路危急急報日至而淮西一路獨有使幣往來是猶人之一身有背腹心俱潰裂而養一指一臂以望其苟活不待知

者利害固曉然矣

書原書三十一

十四

祥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三十一

